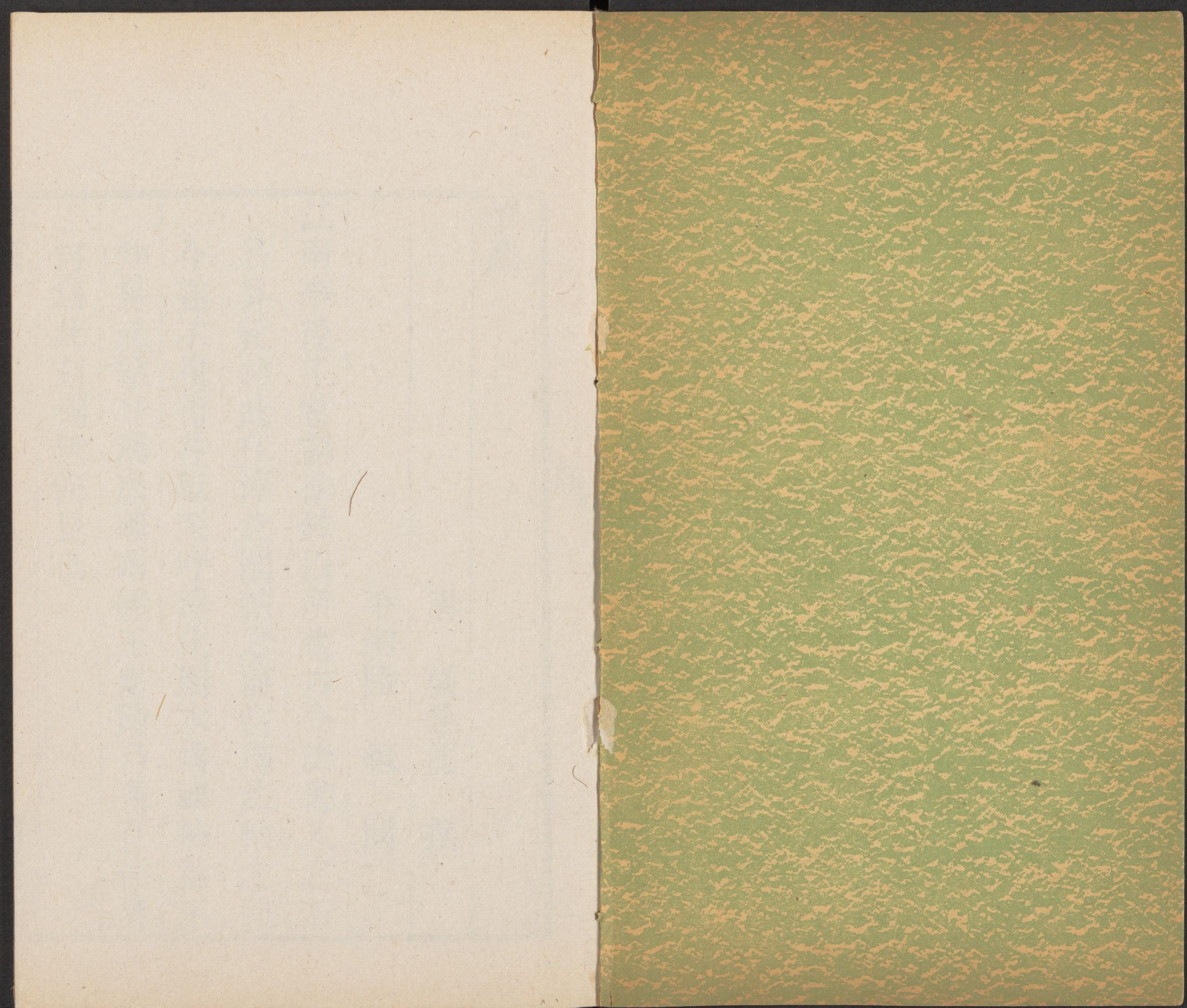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FEB 1 1932

10

T CHL 9100/4214



筆塵

明 莫是龍 撰



平湖陸 烜 閱

江南李後主嘗詔徐鉉以所藏古今法書入之石  
名昇元帖此在淳化閣帖之前當爲法帖之祖  
今遂不復得片紙至呼淳化閣本爲祖帖蓋不  
知昇元帖耳漢唐碑碣鍾王墨蹟乃多有存者  
何爲此刻獨無僅見也

何內翰良俊嘗言自唐以後無一好石刻蘇黃亦  
佳者趙吳興學李北海吐之逼真但一入石便  
乏古意此不知何理余謂趙吳興於北海面目  
皮骨全似而神氣尙隔一塵亦山谷所謂欲換  
凡骨無金丹也豈待入石而後辨哉蘇黃遂廢  
古法自成一門戶惟米南宮篤意師古其書入  
石者便勝諸家矣

寒鴉飛數點流水遶孤村斜陽欲落處一望黯消  
魂此隋煬帝野望詩也何異唐人五言絕句體  
耶秦少游改作小詞

海中有銀山生樹名女樹天明時皆生嬰兒日出  
能行至食時皆滅少年日中壯盛日昃衰老日  
沒死日出復然莊生所謂冥靈大椿以八千歲  
爲春秋者且暮也淵明詩云世短意常多斯人  
樂久生又云中觴縱遙情忘彼千年憂且極今  
朝樂明日非所求使九原而可作則願爲陶公

執鞭矣

昔人謂天下之智無窮蓋錯之不能並立久矣初  
盜道逢丞相申屠嘉謁嘉密有所啟意在錯也  
而嘉恐以吳事見告輒拒之既乃引爲上客而  
請問之說得行相從容燕侍力陳錯惡異時嘉  
奏請誅錯奈何帝以錯言先入嘉奏沮格發憤  
而死及七國之變盜又請問而錯遂不免蓋其  
爲計甚密故卒遂其所圖是錯計出嘉上而盜

計又出錯上信乎天下無第一手也吾於時事  
觀之益信然

行惡見樂爲惡未熟至其惡熟自見受苦行善見  
苦行善未熟至其善熟自見受樂又云於可樂  
中生不樂想於不樂中生可樂想於樂不樂能  
生捨想此等語大有名理

宋孝宗問天竺僧云既是飛來峰何不飛去答曰  
一動不如一靜又曰觀世音手中數珠念甚曰

念觀世音菩薩又曰自念自號作甚曰求人不  
如求已大抵禪宗機鋒決捷入理最深故文殊  
師利稱維摩大士辨才無滯智慧無礙諸佛秘  
藏無不得入吾儒中多從文字知解得來非復  
聖賢心性學術所謂不如諸夏之亡也

古人下筆先求合已次乃求之法度今人下筆先  
求合人次乃求之枝葉

凡文章關氣運自是千古定論方在氣運中人自  
不覺及異代觀之毫髮不能掩如唐人未嘗不  
學漢人文章韓柳欲力振六朝之衰今其文置  
之遷固間有可辨者乎唐人未嘗不學漢魏詩  
法李杜遂欲憑陵陶謝今其詩置之漢魏間有  
不可辨者乎惟宋諸名人於古法多不甚佳句  
字摹擬縱其才具各成一家至謂遷固本六經  
皆虛談也獨我朝號爲復古文師左國兩漢詩  
必唐人銖銖而求寸寸而度今以爲遠駕唐宋

矣不知異代觀之竟作何狀豈唐文之不能及  
漢宋詩之不能及唐其才識皆出我朝諸公之  
下吾不信也然則不當思千古哉非然探古人  
之理窟用古人之法律縱吾心匠以合一代之  
氣運而無徒銖銖寸寸如優孟之爲叔敖其將  
有事於命世之傑者乎

人生最樂事無如寒夜讀書擁爐秉燭兀然孤寂  
清思徹人肌骨坐久佐以一甌茗神氣益佳爾  
時聞童子鼻息足當數部鼓吹或風生竹樹間  
山鳥忽嘯倦魔都盡徃徃徘徊達曙強就枕席  
晚涼箕踞臨池數酌設筆墨摹古帖一二行援  
琴而鼓之神遊羲皇矣

人居城市無論貴賤貧富未免塵俗喧囂遠處山  
林非道流僧侶不能適既有仰事俯育自有交  
際寧可絕人逃世一事不復料理我願去郭數  
里擇山溪清嘉林木叢秀處結廬三畝置田一

區往返郡邑則策蹇從之良友相尋歛畱信宿  
不見縣官面目躬親農圃之役伏臘稍洽尊俎  
粗供嘯歌簷楹之下以送餘年其亦可乎

種花不須種菊竭三時之力以供數日之賞吾性  
懶不爲也菊時則覓一小艇酒榼自攜訪有菊  
之家間一就觀如王郎看竹不問主人可耳

種樹必先種梅何也雨晴煙雪無所不宜疎影暗  
香新英老幹無不可者枯枝偃蹇傲骨蒼然猶

勝艷桃穠李

余最不喜疊石爲山縱令紆迴奇峻極人工之巧  
終失天然不若疎林秀竹間置盤石綴土阜一  
屨登眺徜徉故自佳耳

肥甘可省蔬食可獨樂酒不聖則神理都惡茗不  
精飲食難化每赴招攜酒茗不備卽九鼎八珍  
之饌皆爲長物

人久御肥甘炮炙之味不獨令腸胃受傷亦令人



心氣昏濁每三日一齋素可以養生可以養心  
山非高峻不佳山非幽深不佳山非遠城市不佳  
山非近林水不佳山無樵牧不佳山無寺觀不  
佳山無流泉不佳山無雲霧不佳古之真隱曠  
士有道術者多托跡乎山岳焉要之山無隱士  
則林虛故世有巢居子山道尊矣

夫富貴之士則學名利貧賤之士則學衣食鼎鼎  
百年之內營營以老不知此生身心俱曠飲啄  
自適放恣形骸之外盤礴溪山之間俯仰無累  
於情起居咸順其欲語默不礙於俗視聽無逆  
於中有幾何日哉是造物者所最吝惜也古惟  
巢居之徒豪濮之侶能蟬脫塵埃造物不復能  
爲之拘可謂遁天之民故曰不是閒人閒不得  
能閒不是等閒人信矣

名利喧囂之地趨之者衆與人惟恐不多山川岑  
寂之間知之者稀與人惟恐不少王摩詰詩云

興來每獨往勝事空自知此語最識霞外之理  
余嘗呼一童子入深山中探清流茂林人迹不  
到處危崖斷磴藉草踞石竟日獨坐稍惡饑渴  
吞氣納津差不甚苦便謂此身與世了不相關  
忽聞樵牧隱隱出沒遠近妄意武陵桃源非遠  
他時或在朝市塵勞或應接俗子憤懣無緒念  
此一段幽絕之景移置目前覺心地清涼矣  
經史子集之外博聞多知不可無諸雜記錄今人

讀書而全不觀小說家言終是寡陋俗學宇宙  
之變名物之煩多出於此第如鬼物妖魅之說  
如今之燃犀錄睽車志幽怪錄等書野史蕪穢  
之談如水滸傳三國演義等書焚之可也

今富貴之家亦多好古玩亦多從衆附會而不知  
所以好也且如畜一古書便須考校字樣譌繆  
及耳目所不及見者真似益一良友蓄一古畫  
便須少文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其如商彝周鼎

則知古人制作之精方爲有益不然與在賈肆  
何異

山谷墨蹟一帖云近有佳會率以故不得佳豈食  
料禁不批放耶

又一帖云花四枝漫送餘春尙可賞否戴花人安  
否蘇長公一帖云王十六秀才送拍板一串意  
余有歌妓不知其無也然亦有用陪傅大士唱  
金剛經耳

山谷一帖云此拍板以遺朝雲使歌公所作大江  
東詞亦不惡也然朝雲今爲惠州士矣

米南宮書研山銘一幅後書云寶晉參前軒書銘  
云五色水浮崑崙潭在頂出黑雲挂龍怪電爍  
痕下震澤極變化闔道門語亦奇麗可誦余甚  
愛之時時訪其筆意出以示識者

南唐李氏有研山一座前聳三十六峰皆大猶手  
指左右引兩阜坡陀而中鑿爲研其廣不盈尺

李氏亾後流轉數處爲米老元章所得米之歸  
樂陽也計爲卜宅久而未就時蘇仲恭學士之  
弟號稱好事有甘露寺下並江一古宅基竹木  
叢秀晉唐名賢多居之旣米欲得宅而蘇覲得  
研於是羣公共爲之和會而蘇米竟相易焉研  
山藏蘇氏未幾索入九禁矣

山谷嘗言人生歲衣十疋日食兩杯而終歲蒼然  
疲役此何理耶男女緣渠儂墮地自有衣食分

詩所謂誕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其不應凍飢  
溝壑者天亦不能轉也今蹙眉終日正爲百草  
憂春雨耳青山白雲江湖之水湛然可復有不  
足之歎耶

淵明詩云故人賞我趣挈榼相與至班荆坐松下  
數酌已復醉父老雜亂言觴酌失行次不覺知  
有我安知物爲貴悠悠迷所畱酒中有深味此  
老可謂酒中見道夫至於人我俱忘寧復有富

等塵  
十  
貴貧賤之故可以動其中耶

昌黎公晚年遂有聲樂而服金石張藉祭文云乃  
出二侍女合彈琵琶箏既而遂曰翁疾日浸加  
孺人侍湯藥白樂天思舊詩云退之服硫黃一  
疾遂不痊之煉秋石未老身殞然退之嘗談  
人不解文字頭而自敗於女妓乎作李博士墓  
誌戒人服金石藥而自餌硫黃乎

何次道任瓦官寺禮拜甚勤阮思曠語之曰卿志  
大宇宙勇邁終古何曰卿今日何故見推阮曰  
我圖翁十部郡尙不能得卿乃圖作佛不亦大  
乎今士大夫身享富貴臨老便思升天作佛鮮  
不爲阮生所笑矣

近時有善召乩仙者術甚奇余偶過上海潘方伯  
家以他事召仙而余適入坐然余未有意求問  
也方伯強余叩之因焚香稽首甫畢而仙至運  
乩大書雲卿前揖生欲接浙何以罄悃莫生能

爲右軍點畫左氏文章捫虱高談宛王景畧之  
玩弄圍棋遣興幾謝安石之風流眼底尙物何  
人今乃拜手玄教欲知生前因乎生原玉帝右  
史爲草酒中勅待罪數年得謫世今余問何勅  
便是立世宗勅還記否生酒中所草者詞極佳  
子但不應酒中撰代子一傳何如

玉皇上清帝主勅明天子某高帝開緒景運中天  
行廟多巡承祧偶乏昔黃河清徹曾開聖世之

徵安陸分藩亦是民間之養茲遣嶽瀆之神定  
爾河山之主嗚呼表隆天日足備聰明但年富  
春秋首薦欽恤速圖警蹕毋讓渭橋欽此書畢  
便去此文警策簡潔似不從人間來今余鄉士  
大夫傳誦以爲奇事

曇陽事大有助於名教第不幸生富貴家令張大  
聲息所稱弟子者又多非其人恐曇陽去後必  
自懺悔

壬午冬十二月余居長安旅邸歲晏窮愁秉  
 燭兀坐輒思良友與之揮塵一談而不可得  
 也案頭拾筆隨意書得數條題曰筆塵聊當  
 友生一夕晤言之趣耳莫雲卿

右雲卿筆塵如仙人下降吐納皆成珠璣乃  
 其筆法亦妍雅絕倫傳世之珍也谷耕其實  
 之丁酉七月望後三日江上外史笮重光題  
 說類以不用意為極妙譬如高人款土於

展視其灑灑自得之趣字勝於畫客作於莊時

也呈卷係雲卿真跡乃一時矢口而得者匪獨筆

法希貴庭像贊清言必理大似晉人於說部中

亦屬上乘惜不能摹勒上石第望之梨棗已足

千古矣乾隆戊子脩禱日梅谷陸恒謨

量陽而王錫爵也許嫁夫之守貞不字姿色淡

冶如梅花在誦釋典道書現乃精通一貫四方

士大夫多師事之其遊也必以為紫雲擁蓋羽

化而學仙云耳曼陽子傳二卷其門弟子所撰  
 張大孝息僕心語然梅名耳

雲間雜誌卷上

明華亭撰 人闕

平湖陸 烜訂

萬曆壬寅有失風一舟飄至海岸乃暹羅國人人  
 皆偏髻其船戶尼失由弗多夷人藥斯竭等四  
 十九人夷婦阿眉姐等八人巡撫批發各處守  
 港兵船分養來年正月十五日差官馬文憲送  
 至福建軍門俟有通番便船帶還適彼國貢使



來請遂與之方夷婦在舟與舟卒通聞已懷妊  
後竟不知若何

嘉靖三十二年倭奴入寇江南殘破分宜當國安  
奏寇平時徐文貞爲次相其子仰齋入都將謁  
分宜文貞恐其應答差誤商議兩日夜始謁分  
宜他無所問惟訊江南倭寇若何仰齋答云勢  
甚猖獗分宜不懌文貞知之率仰齋請罪始釋  
然

朱太史文石用米二百斛購何柘湖假山一座名  
青錦屏透徹玲瓏太史寶愛移置文園築青錦  
亭賞之太史捐館縉紳某載之而去不兩月縉  
紳又故青錦屏遂臥草間後文園屬之徐奉常  
寅陽有客進曰青錦屏乃茲園故物彼以計得  
且今死矣可取而歸也奉常忻然卽令人舁歸  
不五年奉常復故此石不知流落何處

松江府儀門東後窺左足石理隱約有松江府三

字

徐師菴中含喜延方士偶問一客搬運之術有之乎客曰有容訪求奉謁歲餘客果至持一硃砂符來曰公等俱跌坐焚符當有驗切不可驚呼師菴如其言乃於俞養初家試之至二鼓聞屋上有鐵索聲久之見火星滿庭旋入室亂飛師菴大恐呼童而火星滅矣且視之室中古錢盈地

郡西門內有小西湖徐文貞舊居正在湖上嘉靖辛亥湖中潮涌忽高丈餘是年文貞入相

朱太史文石生平愛聚古玩商彝周鼎名畫法書寶玉無算都貯熊祥閣中太史沒後夫人陸氏珍藏如故萬曆壬午七月初忽白氣一道從閣上起冉冉南去不十日陸又殂寶物散盡乃知是寶玉氣也

錢文通公築墳有舁工失期者公怒詰之對曰方

在黃廉使墳上取土故遲耳公默然

董幼海爲比部時論劾分宜遭廷杖下獄死而復甦不勝飢渴衆畏分宜不敢進食忽一人自上呼松江董爺擲饅頭四枚尙熱拾而食之賴以不死後訪其人不得幼海嘗語人曰某生平無德不酬獨有此人活命之恩竟不能報由今思之彼何人斯乃肯冒死爲此

萬歷庚戌三月廿四日大雨初更時滿城聞鬼嘯

似在几席間比旦訛之城外及各鄉鎮皆如之  
後又聞嘉興杭州蘇州亦然

萬歷三十三年郡東十五保地方馬生一卵鍾面溪親往觀之其大如兩盞相合中惟清水而外作青白花紋

郡西門外採花涇顧氏有臘梅一株其來久矣風清月白之夕時見一女立樹下亦不爲崇殆花神也

國初有一高士自號全翁不知其姓名或云亦係顯宦之後元季避兵泖濱耕田讀書爲樂倪雲林慕其人訪之翁但極言好名之失且曰君輩得毋山林養望以爲名高者乎雲林有慍色遂辭去後江南名士多就徵多不免人始服翁之高今聞其裔爲平湖陸氏甚盛云

方正學被難尙書魏觀抄沒其家憐其無後密令幼子隨母航海來松投方門人俞山月俞令此

子冒姓爲俞後欲贅爲壻嫌其同姓遂改爲余今余氏子孫繁衍二百人萬歷己酉督學楊公淇園行下司理查方氏子孫命悉復原姓仍捐三百金建坊祠改鶴城書院爲正學書院忠臣有後理所宜然

莫廷韓曾寫一畫酷類大癡徐孟孺彭欽之張伯復在座俱欲得然不能私也乃各呼盧伯復得采欣然取去

李福達善道法改姓名逃至松郡館於孫雪牕家  
衆請觀其法乃隱身廳柱中呼其名卽應又試  
搬運之術書一符焚於廳中少頃黃白爛然復  
書一符於門忽一無所見

林仁甫家鶴城書院之左萬曆癸巳濬地得銅印  
一文曰鶴城子古色蒼然何偶合若此

孫雪居宅在東郊最稱雅潔其敦復堂則旦夕棲  
息者中陳古玩彝鼎真一塵不到處捐館後未

幾此堂一邊作爨一邊牧猪恐華表之鶴異日  
必不集此

龔全山愷建言廷杖每語人曰汝認得四十御棍  
打不死的龔御史否

范叔子濂著據目抄直書時事語侵郡邑然多風  
聞後朱撫臺鑑塘公收繫郡獄王懷我曰孔子  
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范君作據目抄而貪官  
污吏懼衆謂范必死矣已而械解撫臺幸不深

罪第云此後再不可如此則足以殺其軀而已  
釋歸無異再生

楊細林樞爲臨江二守攝郡篆午飢偶以銀魚作  
羹忽躍出十三尾於几上楊悉取食之須臾報  
越獄大盜逸去者十三人楊曰不須錯愕當悉  
成擒銀魚示異我已盡吞之矣明日俱捕至

正德間吾鄉一大家蓄一古琴實無奇也名聞貴  
公百計求之弗得後中以禍始獻之喜示琴工

工曰僞也聲嘶而弗越乃盛怒羅織之至破其  
家其人憤死

倭夷入寇海上治兵甲藏兵之室竟夕聲吼旗端  
五鼓時俱現火光最異者華亭縣治試新銃方  
裝藥加礮立庭次未焯火忽齊發聲響震一邑  
張尙書經奉命剿倭無功爲趙文華劾奏未報張  
從吾郡出城城門放炮炮碎飛鐵殺其輿人張  
竟罹伏鎖之禍

嘉靖癸丑倭奴內犯吾郡久不聞鼓樂聲矣忽南城內一小戶成婚偶用鼓吹按院命卽擒解時吳都憲悟齋公爲郡司理稟曰畱此一些還像太平光景得免捕

上海沈孝廉某擢國子學正夢一囚婦再拜曰妾名迎春以冤入獄乞公釋之已而丁憂補任夢如初陞汝寧三府公宴畢太守謂沈曰適有婦人迎春犯事君初政試一鞠之沈愕然道其故

遂白婦冤計沈夢時婦尙未獲罪也

董幼海爲家奴所弑郡大夫捕諸奴鞠問無不承服內一奴駭甚府公問額上一斧是汝用手否奴叩頭曰腰間是小人用手額上怎敢

馮萬峰老僕名陳榮祖遺栗木麵杖歷四世矣偶欲洗淨方置河中竟冉冉而去狀如遊龍急撈之無蹤矣陳曰失杖前二夕曾覺杖在壁間跳動

馮南江爲諸生時貧至徹骨友人憐之薦之朱尙書旅溪公謂一往謁當得米數斛可以少濟公隨往見據上坐不少遜尙書不憚無斗粟之贈友人訝云何不降氣乃自苦若此公曰吾豈以活秀才換彼死尙書邪未幾登第拜侍御以直諫顯

隆慶三年盛重之之母有心疾痛不可忍重之徬徨無計夢神云鶩血可療方夜半無從得鶩自

念鶩者我也於是引刀割左臂血瀝酒進母俄而臍肉作羹復啜之病尋愈後萬曆二十一年沈應正亦割股救母人共賢之

舊青浦地方一土阜相傳陸平原墓萬曆初墓上時見一金蛇後被人發其墓得金簡一狹而短金蛇見形豈爲此耶陸有身無首以白金補成墓中銀器甚富衆競取之後聞之官各抵罪而黃白亦費盡矣



徐文貞爲首揆世廟賜佛一尊着馳驛送歸時文貞弟鴻臚翠微欲歸乃啟文貞卽遣送佛比至家用金字大牌書欽賜馳驛四字樹堂中

宣德間西門外一民家偶蓄一桃旣熟巨如甌以饋隣家杜母母曰一樹止生一桃又特巨不可食也却不受民持歸共食之全家死後掘桃有巨蛇斗許盤踞樹下杜母真智婦矣

丐者張二郎莫知其所自始善泗水伏水中能月餘不食又躡捷不懼死嘉靖甲寅倭亂張應募方太守雙江公令爲哨探數泗水入賊巢得真耗且時斬倭首以獻有銀牌犒金之錫俱不受請歸府庫犒以酒肉則受賊平論功應世襲百戶郡縣加以章服妻以妓女却之惟願乞食夜則臥嶽廟中嬉嬉無憂色後方開府江南訪張得之金剛足下召令領犒金仍笑不受與酒肉則忻然謝而去

卜者張甲居北城濠術甚驗倭亂時隣人俱入城避張卜之云賊必不到此妻孥促之不爲動旣而賊突至西城去其居僅里許妻孥哭聲動地張乃倉皇登舟舟小人衆全家覆溺張死賊從泖湖去張所居竟不至

嘉靖癸丑倭初至海上屯下沙鎮止三十六人最稱梟捷操院察公可泉招僧兵百餘人其首號月空次號自然傍賊結營一賊舞雙刀而來月

空坐不動將至身忽躍起從賊頂過以鐵棍擊碎賊首於是諸賊氣沮後賊埋伏草房中縛人妻女令其夫給僧訛指他路賊追至殺數僧僧遂去

嘉靖甲寅倭逼郡城南門外有登山主橋最高一倭取板門蔽身登橋以覘城中時郡博韓公善射立女墻流矢穿門貫骨倭墮河而死韓薦陞通府

佘山宣妙寺佛像極精僧云昔有工來自江右塑諸像經歲方畢諸刹罕儷後病僧欲延醫治之工曰我想像憶度已盡吾神今此軀殼安能再生竟死

吳俗信鬼人病不服藥聽巫賽神費出不貲雖至破家甘心無悔正德末年路公迎來守松乃赫然下令捕其渠魁得若干人悉寘之法餘悉竄出境由是諸巫日夕咀咒公後公以美擢去始

戢

高新鄭當國與徐文貞有隙時張按院蔡兵尊承望風旨思甘心徐氏凡賣過田產准許回贖或加價波及闔郡刁訟成風夜臥不得貼席民謠云種肥田不若告瘦狀時事可知

徐文貞林居遘難鄉民或踵門呼名罵詈公曰慎弗校譬如犬噬人人豈可噬犬耶因口占一絕云昔年天子每稱卿今日煩君罵姓名呼馬呼

牛俱是幻黃花白酒且陶情

徐文貞家居高中玄脩舊怨文貞不免驚畏忽夢一虎嚙其左臂文貞舒拳擊之虎隨斃醒而自喜知其終不能爲害也不半載中玄見逐

徐文貞居林下有邑令來謁誇曰晚生做了二十餘年舉人世事也都學得些徐曰老夫做了五十餘年進士一些世事也不曾學得令大慚

嘉靖己丑七月吾郡飛蝗蔽天幸颶風大作驅蝗

入海遺種在地得水卽化爲蟹食稻有司奏爲

蟹災

上海庠友顧某嘉靖壬午赴試泊舟唐家墳霏雨中見有女子極娉婷掠其舟而西顧凝眸久女亦回顧顧叩其何徃曰將訪外大母少選當至晚果來顧畱宿衣盡解獨畱左襦未明去曰幸相訪於陸花冠家後訪陸見一畫像則其女也因病左足癱瘍夫家悔姻憤死唐家墳側則其

外大母瑩顧聞之大駭

朱道人松法名德安唐行鎮人也嘉靖甲寅年五十二已有二子二女矣始茹素念佛不解文字語言樸野曾於五臺山遇師得密語卽不問生事奈山宣妙寺僧無塵畱居寺中癸亥正月八日忽覩大光明中有二童來迎因與衆約六月六日午時我將坐化至初三日卽不食初五日就池浴浴竟跌坐厥明僧俗聚觀者約二千人

乃令舁龕至山頂整衣登山迅速如飛向龕拜者三北向拜天者三東西向拜大衆者三乃入龕至午刻無塵燕香一握入龕火起道人東西舉手作辭衆狀須臾火熾燎及鬚髮猶摩面合掌端坐而逝

萬曆三十六年郡大水民幾爲魚矣賴撫臺周公懷魯請賑請捐得免溝中之瘠至今讀其疏令人酸鼻真仁人之言也通郡士民作詩文頌之

彙爲帙名大東輿頌

龔方川爲刑科日奉旨勘問伊藩事其至戚受賂公不知也素慈仁加刑諸幼聞其悲號不覺墮淚大起物議左遷

張宗伯天駿居東門外三里橋郡公訪之時已及午矣公曰寒家離城遠親友至者必畱午飯然止肉腐而已老公祖下顧須宰一鷄幸弗訝其菲郡公欣然飽去世兩高之

沈清婦吳氏與隣媪何氏善何密寄百金於吳曰卽吾子弗聞也後何遷去夫婦相繼死久無音信吳病革徧覓何不得得其子乃出囊金與之曰此若母所寄今歸若我目瞑矣其子拜謝而去

朱旅溪應對敏捷在比部時太平府一同年謔之曰狀如松江之鱸卽應之曰寧作太平之犬楊宰雲樓公最疾上舍貲卽充役者必追正身大

半被撻至於酒食酸餘分犒諸公尤覺難堪顧清宇嘗曰人之所以爲人藉有此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娼家八者全無故曰亾八吾輩不敢棄去孝弟忠信至於禮義廉恥則漸滅盡矣自命曰亾四

朱太尊泰菴居官清正不屑趨炎時董幼海建言謫戍家居公時加候問而徐文貞秉國家奴有犯必懲文貞欲黜之久矣會大計幼海適起爲

考功主事時太宰將以不謹處朱公幼海大言曰奈何欲黜良守太宰曰此貴鄉徐老先生意公自與講解幼海曰姑少待某卽往矣隨謁文貞具道朱公當畱文貞曰此公有何好處幼海曰無論其他卽其加厚門生不畏老師足知其品矣文貞不得已曰此貴衙門事請自裁處幼海復太宰朱遂畱用

典客李公中條講學武林偶宿湖墅一門生家夢

一卒持帖到門云晏爺相訪中條出接見公黑面多髯衣冠偉然交拜而別及起則湖墅諸公相率懇中條作晏公廟碑始大異之文完亟往拜廟去寓所僅數百武耳

張東海作假髻篇諷刺時事當路銜之出守南安不得調而終邵二泉作輓詩曰張公不作南安守只說文章止潤身滿路棠陰棺蓋後忌公人是愛公人

萬曆十五年正月十四日木冰是日寒甚雨滴樹上卽凝爲冰愈滴愈凝長約寸許風動樹錚錚有聲兩日始消明年大水

嘉靖十二年六月中旬魍魎地方白日起蛟禾苗蕩盡又嘉靖四十年五月十四日柰山前一起九蛟水湧丈餘平地成河又萬曆二十五年五月廿八日鍾賈山蛟起崩西南一角又萬曆三十六年五月十七日鳳凰山蛟起張東海墓前



倭忽成潭

萬曆丁未正月迎春之日不知何故訛傳是日大盜入城劫庫郡邑前擺列兵器下春卽閉城門究竟無事成化甲辰夏秋間訛言有物入人家遭之者如寐魘或能傷人咸鳴金擊柝驚守達曙嘉靖戊午八月亦如之訛言狐精將至鄉市皆徹夜鳴鉦又嚴貯水有物過處競以水灑之一着水卽倒視之皆剪紙人也踰月始息

正德庚午九月民間訛言大兵將到居民出走城中幾空至晦日又云兵已至矣婦女有入井死者十餘日始定萬曆丁亥東土訛言倭至海岸男女無不鼠竄入城葉謝渡口四十餘人共一舟舟小人衆至中流覆沒無一生者

萬曆乙亥四月朔日未刻日食旣星斗滿天蛙聲大作闌闔中卽有乘搶奪者各家門戶俱閉倭入寇時城東房屋焚燒幾盡至張氏三節坊倭

亦舉火內一倭搖手曰好人家也勿火乃知人誠爲善醜夷尙然感化况同類乎

成化丙午八月十二正午天宇澄霽適空中駕一小舟墜城西董質軒樓上觀者塞道視之乃芟草所結時質軒已病曰此船來載我耶尋卒何祠部良傅娶宋氏爲諸生時病篤語宋曰吾已矣若善事後人宋號泣卽自盡而公病竟愈公感其意終身不復娶

嘉靖間昇平日久武備甚弛三十一年夏有倭船飄至寶山人不滿百皆飢困吳淞所巡邏百戶馮舉與隊長屈倫率所部欲擒之僅殺一人墮水賊衆持刀奮鬪二人并巡江百戶宋元爵俱被殺賊據上海民家楊氏數日遁去賊知沿海無備遂大舉入寇

上海從無城嘉靖三十二年極受倭焚劫之慘邑里爲墟郡守方公雙江始議築城數月間幸賊

不至城遂成

嘉靖三十三年賊首陳義詐投盧叅將帳下得入上海城期爲內應會邑人徐某曾被擄義令其搔癢見義左股有一大黑痣後逃歸遇義在酒肆飲酒亟報官擒之驗其左股果有痣卽就戮餘黨皆遁

嘉靖乙卯三月我兵與倭戰於浦東陸家園不利倭酋有衣紅乘白馬者持雙刀衝擊我兵陳瑞挺身獨鬪竟斬之瑞口銜所斬首截浦而泗賊懼乃退

癸丑倭亂時范中方尙居泗涇聞賊至急攜家眷行至陳方橋暫住一大家明日有人來報賊果至泗上中方曰吾本泗上官家賊必問所往安知其不來襲我也明須急行以避之遂連夜西行後知是夜賊果至陳方劫掠而去

董漸川避倭全家在舟中視賊所向以爲趨避一

日泊城西呂港涇抵暮心動卽令放舟而南十餘里明日傳言賊焚劫西門外諸大家夜半酣臥陸家墳內去董泊舟之所僅數百武耳

倭亂時郡理悟齋吳公守西南城雨久城裂勢甚岌岌公盡撤官兵僅以箭手數千人與賊相持開府周公石厓驚曰兵何寡耶吳曰賊見我兵衆將盛爲之備寡則疑疑且退矣已而賊果遁去

嘉靖三十三年六月十三日倭至南倉場焚燒所造海船煙燄蔽天勢將臨城東門外人擁萬計求入城不得哭聲震天時司理吳公悟齋大啟門納之或有危之者公曰吾寧以一官博幾萬生靈也

嘉靖丙辰五月初一日賊圍上海積十七日內外援絕賊作長梯置兩輪於下乘四鼓時守者多倦寢賊百餘人匍匐渡濠昇梯倚城牆一賊躡

級將登適城夫楊鈿躍起登女牆吶喊賊從下以鎗戳之鈿墜梯上賊亦墜於是城上砲石如雨賊退而涉濠會潮大至賊溺死濠中者六十人皆披重鎧持利器頭大於斗口圓而小色黝黑知爲真倭其精銳盡於此

倭入寇時總臣張公有親兵取人一縑郡司理吳公悟齋鞭之數十張怒讓吳吳不爲動徐對曰公用兵以安民也忍庇兵殃民乎張愧而止

孫省祭名鏜莒州人習騎射負氣不羈商吳越間嘉靖甲寅倭亂吾郡廣募勇士孫倡義而來願戮力殲寇及輸已貲助軍餉郡侯方公雙江壯之叅政翁公見海試之藝蹶張超乘趨捷無倫所佩雙刀衆莫持舉會兵憲任公爲賊所窘謀者告急翁公卽以孫徃孫望見疾呼馳冒賊圍脫任於難不無輕敵心亾何賊黨西渡泖滸孫突出賊後逆戰竟日矢盡弦絕後援不至還至

石湖橋遇伏被刺死時年三十四

瓦氏者女帥也調至松婉身纔四日聞夫與倭戰被圍曰必須親往乃握雙刀乘馬殺入重圍翼夫而出已而回首夫又被截復轉鬪竟救夫歸倭亂時撫按令傍海居民各自團兵禦敵獨十五保盛太學紫亭一枝號盛家兵最稱無敵有家奴盛廉者果敢善戰又有所募卒名邵搭辣胡每飲酒傾一尊卽赴敵嘗滾入倭營中殺三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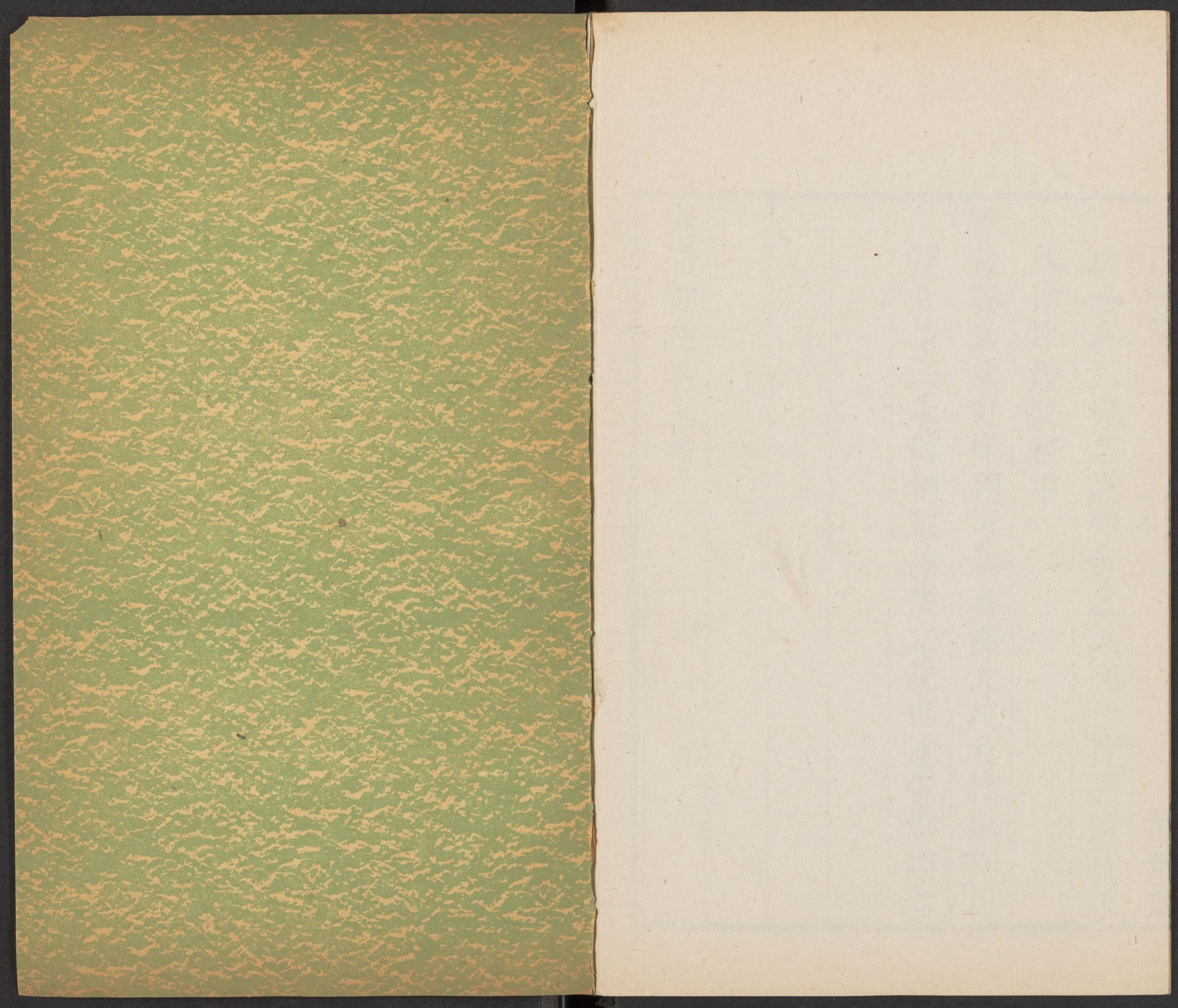
而歸紫亭積功至世襲百戶願改文階乃爲青州三府九年陞提舉

倭亂時南漕所城中有李三兒者驍勇善戰共殺十餘倭倭亦必欲殺之然三兒恃勇輕敵一日立城之睥睨大叫曰李三兒在此敢來戰否於是倭奴取鳥嘴銃七把一時同發三兒被傷死次日覓貌類三兒者仍立睥睨叫喊倭置若不聞矣其姪震瀛公時方十六歲具呈尙代巡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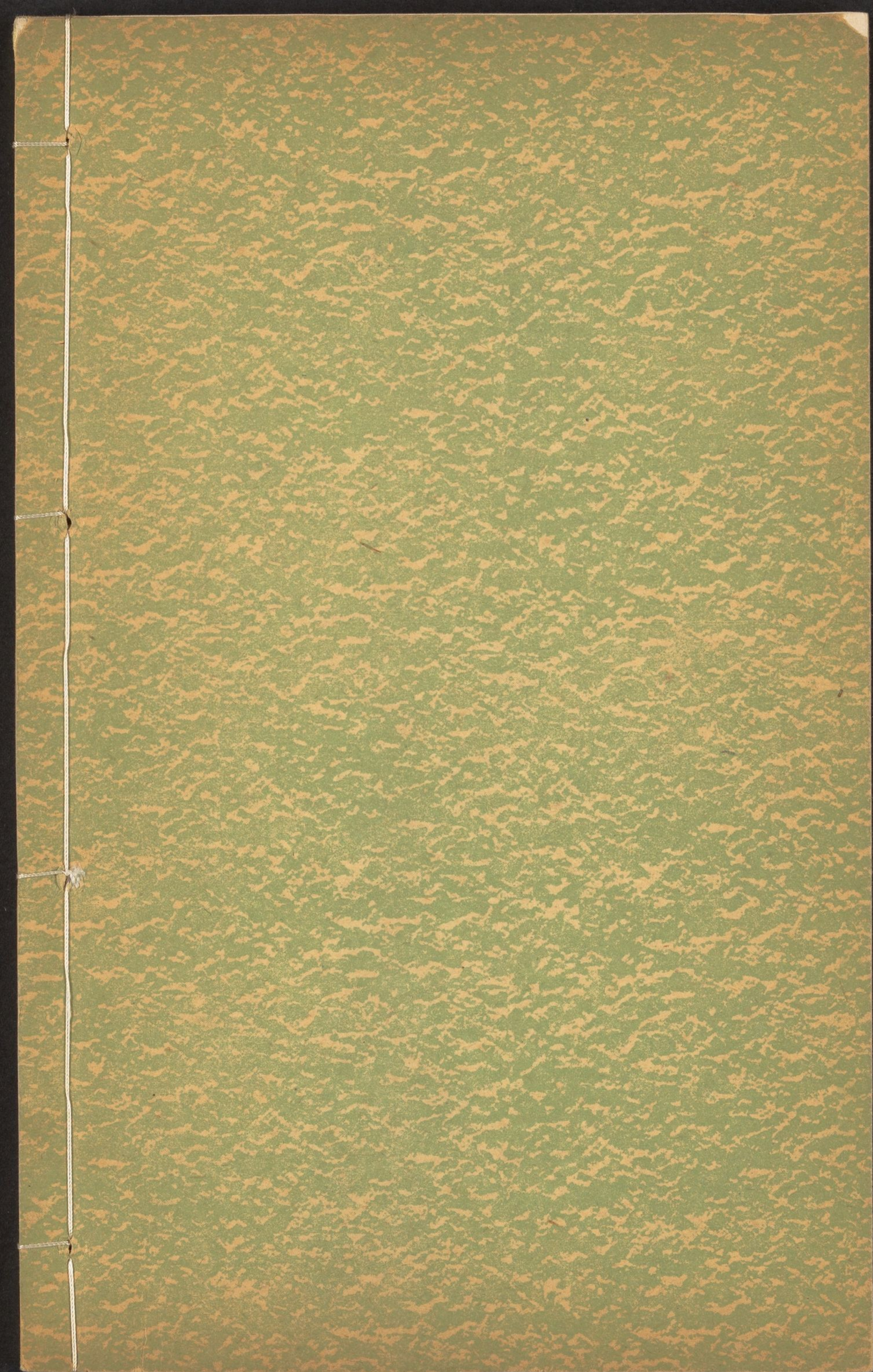
山公爲三兒乞恩尙奇之試文一首甚稱賞送  
入衛庠後登科甲

徐長谷云倭刀犀利可制者惟大片毛竹拒打其  
刀必折此朱倭制馭徐倭之說也述告備倭者

雲間雜誌卷上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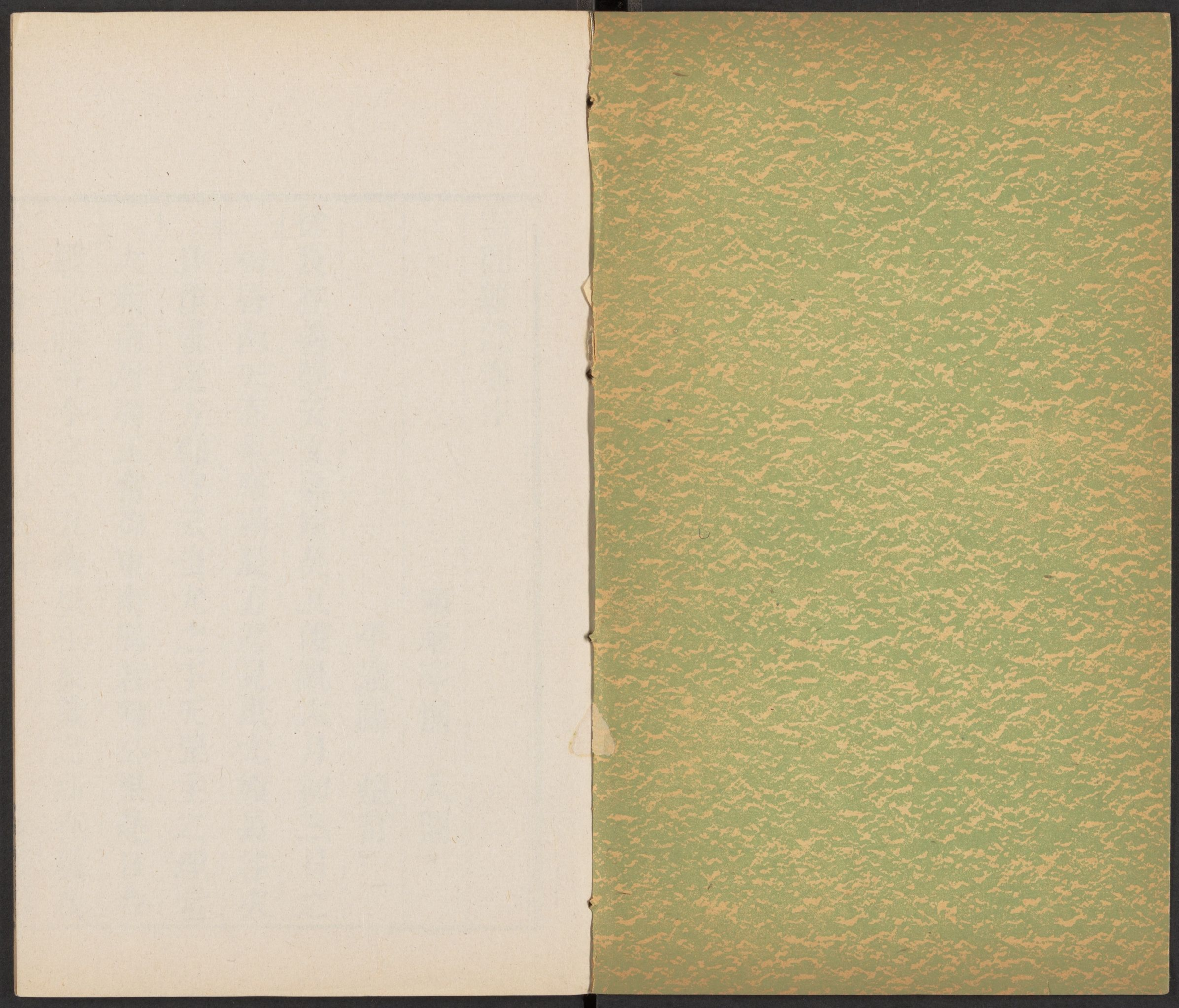




11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FEB 1 1982

T ChL 9100/4214



雲間雜誌卷中

明華亭撰 人闕

平湖陸 烜訂



徐長谷善觀天文嘉靖癸丑倭亂六月初三日之  
初昏南天赤氣布滿辰方忽見蚩尤旗長谷次  
日作書達方郡守云蚩尤之下天罡主之理當  
大戰南滙嘴正當郡東南隅若韓公果是日合  
戰必勝蓋今之癸丑歲星在辰歲之所在戰伐

必克昨爲戊子日戊爲我子爲彼赤氣生戊土  
而辰拘子水此戰賊必破敗是日酉時報至果  
戰勝賊盡散去如長谷言

陳汝同景泰初爲翰學閩人梁編脩諍語家人曰  
交遊中惟松江陳汝同心地好且有家法吾今  
病已甚孤子女可托也陳敬諾及諍卒陳經紀  
其家事無不曲盡嫁其女得松人黃瑜後叅閩  
政竟以梁之喪歸其鄉

南滙所一人擄於倭二十年贖身娶婦遇便舟挾  
婦歸前妻尙在伉儷復合因棄倭婦行乞於途  
倭婦無他能惟造酒一日夜卽可飲人鄙其丐  
不傳其法

徐南湖父病瘍甚劇公徒跣風露中覓醫藥不得  
向天大泣夢神語曰八角井有金絲草可爲膏  
治之得之果立愈

西僧利瑪竇作自鳴鐘以銅爲之一日十二時凡

十二次鳴子時一聲丑時二聲至亥則其聲十  
二利師同事之人郭仰鳳任上海時上海人倣  
其式亦能爲之第彼所製高廣不過寸許此則  
大於斗矣

沈昕峰云董環亭之僕某棄家爲僧結小菴焚誦  
夜有物如獸面醜口大於箕向僧而坐至第三  
夜僧乃燒炭盈盆俟其至傾炭於口忽然不見  
旦日蹤跡之乃大柳樹一株離菴里許樹有一

竅甚巨炭在其中斫之流血怪絕

曹定菴未卒之前一日書於几席間云明日午時  
天地晦冥風雷震撼此時我將逝矣子孫以爲  
先生好怪至期天地晦冥果如先生言先生乃  
肅衣冠焚香拜天地祖宗畢端坐冥目而逝時  
年九十

侯公端金山衛世襲指揮以膂力聞府治石叟狍  
以腕挈之行數步仍置故處嘗騎馬過柵門手

抱橫木以兩股挾馬懸掛人皆駭異南滙地方有虎公格殺之烽埃下後人呼其地爲侯公殺虎墩

周文襄公巡撫江南巨璫王振當國慮其異已也時振作新第公豫令人度其齋閣使吾松作翦絨毯遺之覆地不失尺寸振極喜稱其才公在江南凡上利便事振悉從中贊之

海狗腎近來以爲至寶宦青登萊者求之不可得

真者價值六十金萬歷癸丑四月吾松南滙所海中網得一狗漁人不知其高價也烹而食之鑷工張姓者其妻爲五神迷惑夫每出必向床祈禱往何方得利稽之於筮不爽毫髮然每日所得銀不過五六分耳妻告神曰胡不多與以滿其欲神曰不可此人福薄多則禍至矣

陳樂雲之妻黑瘦無比亦爲五神所迷每臥三四日不起備言神之夫人甚妬妾五六人如陳妻

之輩又十餘人不過奔走給使令而已神廟中亦治紡織夫人方命陳妻執爨隨命其彈花陳頗難之夫人大怒令神責陳二十五板永不許差用陳醒時疼甚喜曰雖病神必不至矣居數日起

嘉靖間吾郡大旱報荒石首方公爲華令槩縣牽作五分或曰趙甲全熟錢乙全荒奈何公曰此熟彼荒卽一戶之產莫悉也設有低昂其弊滋

甚雖監司屢駁堅執不移卽無報荒造冊之費亦無往來踏勘之煩後糧白各減半萬姓懽呼時三十六保畜書金姓輩受賄無算悉以還民據一畜且然他畜可知矣此真善政

胥塘周氏女名喜姑嘗救活二雛燕於蛇螫明年女卒燕來哀鳴家人告以墓所卽飛往哀鳴而去

雁橋莊有桂二株徑踰五尺崇鬱壯茂數百年物



也嘉靖癸巳秋忽開花皆五瓣人共異之

本一禪院山門木檻紅色不知何木歷幾百年不損假令金石久之亦有磨滅此檻竟不可曉

沈學士度從戍滇南滇有日者談命奇中沈以已造試之日者驚曰是當顯貴歷官清要沈笑謝之所書命館字不佳乃作二大字易之都督瞿能鎮滇偶見之詢知爲沈筆因延爲弟子師未幾入朝命沈偕行館於南楊學士家時上博求

善書者南楊以沈薦召見試書稱旨授翰林典籍寵眷日隆令凡詔勅俱效沈體累官翰林學士沈云臣有弟粲其書勝臣遂亦被徵粲官至大理少卿世稱二沈學士孫藻玄孫世隆俱以能書授秩古來以書際遇無如沈氏

潘衡齋爲御史日得一古玉印螭紐血斑文皆柳葉莫能辨識後示博古者辨爲雪堂二字且曰必蘇長公物歲餘陞黃州守登雪堂瞿然有感

因出玉印示僚友且歎事之前定就印文摹而大之以顏其堂

陳效參善鼓琴少時遇江右人鄒仰竹者至其家學琴畱三月餘鄒無行李止小皮箱一舉之輕甚每缺用則取水銀一二兩盛於小罐火方熾出藥一粒投之水銀旋死煎之則成紋銀矣其藥碧色重四分八釐煉過百金其藥仍在且不損絲毫後有一孝廉欲傳其法鄒不肯竟遁去

效參啟其皮箱視之中有大士前小鞋十餘隻皆不成對者不知此物何用亦不知此人何人也

郡西有胡文明者按古式製彝鼎尊卣之類極精價亦甚高誓不傳他姓時禮帖稱胡爐後亦珍之

吾松紫檀器皿向偶有之孫雪居始倣古式刻爲椀尊彝商以金銀絲係之以銘極古雅人爭

效之

相子先華亭人善奕太祖召至京師與郵人婁德達偕入見上命二人較藝子先自謂天下無敵手視德達蔑如也上顧中官取一紙置局下子先不測上意竟不經心德達聯勝啟視乃給冠帶告身也子先竟不得快快歸劉誠意作文送之他日榜於門曰天下棋師有野僧來較僧實高而佯北以誘之明旦大集友人子先連敗遂

輟其榜

張莊簡公見風俗奢侈捐屏間以示人曰客至畱飯儉約適情有隨有而設酒隨量而傾雖新親不擡飯大賓不宰牲匪直戒奢侈而可久亦將免煩勞以安生又張南山尙書歸榮家訓云爲吾後人者生子雖多不可不教生女雖多不可不舉娶婦必德門不必富貴嫁女僅給衣奩不必過豐疾病必迎醫弗事禱禳喪禮必依禮弗

雲間雜記 八  
用僧道凡故舊不可忽遺勢要不可趨附甚至  
貧乏不能存寧爲餓夫毋爲奴輩常處人後毋  
入公門常受鞭罰此皆羞祖辱身之事不可不  
念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立身之根本成家之要  
務子子孫孫世世守之勉之近來松俗違二公  
之戒多矣不可不家寫一通以自警

萬曆丁未四月龍盤李塔滙浮屠雲霧迷湧但見  
其頂食頃乃散塔上闌干俱有龍爪蹟人都見

之

靈哥者山東濟寧州猴也自言沐宋時純陽先生  
賜丹一粒吞之得飛行變幻之術金元時往來  
充濟間談禍福甚驗至明朝尤神正統間吾郡  
張公璞爲濟寧學正相與交密時時畱學舍酣  
飲或人形琴奕深目多髯着撲頭襪曰此宋  
士人服也數攜珍果相餉一日懷中出柑橘曰  
吾從洞庭山得之他日張之幼子請見不許曰

是兒無良心張懇之乃夜召其子出一見遽舒  
手胗其臂怒而去曰吾謂其設心不良果然其  
子蓋摩得其猴毛也由是交絕

正統中錢學士溥憲副博兄弟素不相能兄嘗題  
竹云種竹不須多則令人俗蕭蕭三兩竿清  
氣自然足弟和之曰誰云種竹兩三竿冷落蕭  
疎不耐看直須種竹三萬頃搖動一天星斗寒  
相激如此

相傳長泖爲由拳沉縣每天色晴朗則見甃砌石  
堦萬曆元年築青浦城苦於無石父老言之邑  
侯石公岱字泗水採之果得巨石無數

錢傅巖良輔嘉靖辛酉已有聲邑庠夢一鯉魚腮  
上插杏花一枝昇天而去自負頗不小竟下第  
至萬曆壬午歸德沈公鯉主試南都方中式計  
夢時尙在二十二年前也

隆慶三年七月十四之夜松邊海面風潮大作

殭屍從潮滾入城市婦女棲止樓閣水一蕩漾閣亦旋傾鮮得免者

隆慶二年訛傳京中黠綉女一時男女盡皆配合不論長幼良賤有垂髻卽笄者有乳臭爲夫者孀婦亦皆再醮禮人樂工晝夜不息肴菓之價騰湧月餘方息後因婚娶不倫徃徃成訟已無及矣

郡守趙公豫每見訟者非急事則諭之曰明日來始皆笑之時有松江太守明日來之謠不知訟者乘一時之忿經宿氣平或衆爲解紛因而息者多矣比之鈎鉅致人而自爲名者所存何啻霄壤

上海陳村趙二欲殺異母弟縛樹上杖數百不死更擬大杖時值晴朗忽迅雷一聲趙仆地死弟獲生

郡南門外捕魚者某攜網至黃浦邊大雨急歸至

中途避雨柳樹下雷電交作眼前通明如火其人驚伏在地頃之雨歇見所持漁竿皆成寸段豎泥潭中裂網作方塊覆竹上大小無二

徐文貞當國按院陳公文峰建青宮太師坊上扁之日按君率屬北向行四拜禮獨太尊堯山臧公挺然獨立按君問曰府官何以不拜對曰此特相公空銜耳且通衢拜跪亦不雅觀按君默然

米價之高嘉靖甲辰乙巳旱災每石一兩五錢萬曆丁亥水災次年每石一兩六錢麥每石銀一兩入嚼糟糠繼以草根木葉若棉花價每觔賣至六分則惟萬曆壬子歲也

華亭小民周應文以父患心疾醫禱無效乃齋告大士一日忽剖開胸五六寸深三寸思欲取心赴普陀以獻乃入海不溺飄流二十餘里至柘林鎮坐石自如不覺痛楚千戶胡某先因母病

乞藥大士得方憐而與之歸以奉父父病隨愈  
孝子之天神共佑固如此

七寶鎮徐永齡名壽少負意氣人多中傷之正德  
間一按院過七寶鎮卽於鎮上擒壽將置之法  
已而過石橋十餘處橋上俱鐫里人徐壽建按  
院閱竟歎曰此義士也立釋之後其孫三重曾  
孫禎稷皆舉進士亦善人之報云

顧豫齋七十外分析家產命諸子日供錢百文預  
懸書室徐文貞與豫齋少同學壯同官老同林  
下嘗訪豫齋曰一飯公猶可備今日一談何如  
豫齋指壁間錢曰若畱公飯須費千錢是使吾  
無十日之資矣文貞只得辭去後文貞薨豫齋  
徃弔不哭第曰公去我隨來矣前輩何等率直  
姚龍石作家山用五十金買得主峰甚鉅甚玲瓏  
載至門首似此石跳躍舟覆竭力舁之終不能  
起



郡西東塔街居民陸姓萬曆壬子出海商販同舟者一百二十人至第三日風駛舟撼山麓衆欲登山見牛大於象異獸滿目有噬人之意不敢登而舟中水大至矣溺死大半餘者各憑竹木聽其飄蕩賴東南風一日夜飄至定海者八人遙見海岸矣岸上疑倭奴浮水而至箭銃俱發又斃六人其二人則被生擒訊知爲中國人解道驗無他故放歸陸其一也

本一禪院所藏花利佛以圓錫匣盛之匣近如盂內雕成一山圓如其匣用檀香刻成三世佛觀音文殊普賢彌勒地藏觀音兩旁有善財龍女十八羅漢大不踰兩黍而耳目手足豪髮畢具真鬼工也

倪新溪母陶氏哭子喪明已十一年忽一人踵門曰吾能療瞽時其孫上成均宗黨會餞具在其人曰諸君但少畱此視之發囊出鍼鍼目兩眦

目頓能見物撫其孫頂曰吾久不覩汝今成人矣新溪德之手百金謝其人不受而去衆以爲神

上海秦曉江家有桃一株質幹並瘁委棄籬落間已二紀將爲爨下薪矣嘉靖己未春其子鳳樓公會試此桃忽然再榮榮且花花且盛賓客共賞而泥金之報適至

陸文定尊公志梅翁飲酒無算每歎無對飲者左

右進曰有一籬桶者量頗高然安敢對飲翁曰第呼之來至則先傾酒二罈於缸內各執大碗彼此共酌須臾而盡次又傾二罈將罄其人忽曰願得些少鹹菜翁喜曰此求救兵者彼必負矣未幾復盡再傾二罈不及竟而其人已醉翁竟醒然

鄉父老有陸璿者嘗言周文襄公爲侍郎巡撫十九年爲尙書巡撫又二年百姓不知有凶荒朝

三才圖會 卷之十五  
廷不知有缺乏或問其故曰當時濟農倉米常  
數十萬一遇水旱便奏聞免糧奏上悉准所免  
之數卽以濟農倉米補完俟豐年仍足前數所  
以民不知有凶荒朝廷不知有缺乏也

成化戊戌濟農倉積米諸廩皆滿尙餘七萬石寄  
積於水次西倉時顧東江之父可閒公以老人  
選差監守自戊戌至丁未凡十年始得放完蓋  
其所積旣多揆陳放支次第不及故也當時米

粟之多如此故水旱不虞未聞空乏有如今日  
者安得起周文襄於地下與之講有備無患哉  
伍尙書文定公嘉靖甲申以操江蒞松有昔推常  
郡此盤糧米粟陳陳盈四億之句詩雖不工而  
當時儲蓄之富可徵也按伍公推郡時當是弘  
治末猶有四十萬之積况周文襄時耶今則絕  
無濟農之倉虛設矣爲之一慨

弘治庚戌會試主考徐文定公夢人餽一大錢又

夢人餽黃牡丹三本時錢鶴灘有聲塲屋王守溪曰大錢之兆其在福乎獨牡丹之說未得楊介夫曰此亦福之兆不聞洛陽相君忠孝家可憐亦進姚黃花爲錢惟演故事乎斯人也高科必矣而非端士是科會試廷試皆第一而不克終

硯耕餘錄云採花涇顧宅於萬曆壬寅三月初五日聞庭前草中有聲噴噴不止隨掘之得一草

長尺餘具人形手足頭面與人無二且有陽道掘起時尙能作聲卽以刀截其頭出淡紅水而聲亦息矣

景泰間選內侍九人於文華門廡讀書習字欲取翰林二人教之時太監王忱舒良以嘗從錢原溥學示之意錢不悟曰萬千好處不肯玉成我何又以此見屬王舒乃傳命內閣推舉倪呂二公不踰月俱陞侍講學士時被顧問賞賚優渥

錢始大悔

張雙鶴六十餘再娶楊氏初婚時楊語女僮曰阿翁何得常至閨中女僮曰此若夫也楊大哭後生子一卽大綸不十年楊故雙鶴殯之事之不可知如此

萬曆中歲飢人情恟恟一當事者令人擬告示禁約俱不稱意乃取一白牌大書八字曰飢民必救亂民必斬

古云詩有別才吾鄉馮子潛不曾讀四書詩儘佳有集行世又一友少讀書至雍也第六卽棄去後作詩亦有奇句古語當亦有據

金澤寺側有業販者嘗遊寺中見一羅漢背有一孔手探之得金字金剛經一卷持至吳門識者曰此子昂真跡也卽以二十金買之販者乃悉破羅漢背而取之遂成富室

莫廷韓得一古琴梅花斷紋聲極洪亮後廷韓臥

病忽一日此琴七弦俱絕尋不起

文無害唐思橋華亭十二保人也屋後有一樹樹下有五神廟唐之僕婦爲神所魅唐惡之伐其樹爲梁而令僕婦他徙未幾唐雉經死正懸此梁而僕婦竟失去一乳失時無血亦無疼痛後婦亦無恙

洙涇鎮趙穀捕盜之魁也嘉靖壬戌南都劫盜公行捕之不得乃檄穀往至畱都十日都無影響

偶於通濟門見一瞽目推命者曰是可疑也卽令人肩一木向瞽者撞之瞽者回面而避穀曰是矣卽尾其後出通濟門七八里至一小房入門穀撫其背曰特來尋汝瞽者曰吾知之矣得非松江趙君耶兩目忽開出酒脯相款曰君宜速還至來月晦日到宅奉候并有小盡穀見其言詞慷慨侍者三四俱精悍遂許之尋歸至晦日掃戶以待竟不至又旬日穀復抵白下詰其

負約之故瞽者笑曰前月晦日君何睡之熟也  
薄儀已畱君床頭矣穀亟歸視之見大銀二錠  
匕首一把在枕下不覺流汗浹背從此不敢至  
南都

宋徽宗內庫所藏玉杯三其一名教子昇天內外  
光潤絕無纖埃杯口三面聳出螭頭如生真神  
物也二名八面威風三則單螭作把外多花紋  
甚細瑩白甚於教子而神稍遜其一其三向在

朱尙書旋溪家孫少愚文巖分得之文巖不能  
守以教子杯典吳門三百金已而從兄司成文  
石公以原銀贖歸而單螭杯在少愚處者後亦  
歸司成矣司成捐館無子立弟太學文泉子爲  
嗣而諸寶玉器則司成夫人平湖陸氏謹司之  
萬曆壬午秋陸氏卒陸宗族無不垂涎其業乃  
訟太學於浙平湖劉令逮置園扉衆瓜分其有  
時陸有顯者曰兩玉杯至太學生還矣於是亟

取獻之杯到之夕太學之室胡氏忿然曰太學之禍此爲崇耳晚杯欲擲之地左右失色請曰如太學何胡曰且休矣猶當辱之乃出錢二十五文沽平湖薄酒一尊斟玉杯中遍賜廝養臧獲明日上獻下午出太學於獄又明日張筵款太學歡飲而歸後詠白公成進士具疏辨寃取原杯以還立碎之

近來中國人都從海外商販至呂宋地方獲利不貲松人亦徃徃從之萬曆三十七年焦慎君偕一僕商於彼歸而渡海爲六月十八日舵壞風飄至鬼山山不甚高長可百里有廟在上中多白骨廟內外白鏹遍地不幸舟過其下卽爲亂石所破有死而已於是有力者剖海舟裂綿編筏作歸計焦亦令僕佐之編訖僕舉身跳筏曰官人不得相顧矣焦號泣呼之不應不意筏輕浪大遙見諸人盡溺而僕亦飽魚腹矣所存惟



貯水一器頗巨焦以三木架其三面而與同事者三人共坐其中解裙爲帆時二十四日也日啖生米少許幸風駛三日夜見漁舟疾呼救命出大銀錢二贈之漁人翼至舟知爲閩地月餘抵家假令當時僭僕登筏又安得獨生哉乃知天意有在

上海北橋瓶山道院舊有井逼院門東萬曆甲申秋夜雷雨大作忽移至河邊石甃如故離舊趾

五尺餘矣里人報知邑侯許公親往驗之陸文定命建亭其上董太史名天移井唐宗伯爲碑文

孫文簡所居之左爲太清道院當路欲舉其地畀公公曰此童時所釣遊也其羽流亦舊所交與吾旣不能營葺忍奪之乎又一葬地與公第密邇公榮歸其人欲徙去公不許乃築墻以障之只此二事何等忠厚其子雪居竟無後天道殊

不可曉

王季常萬曆壬子科場畢在聚寶門內忽遇其父  
畱菴公言家事甚悉且云汝今年第二篇不得  
意不中矣忽不見後揭榜季常果下第然無他  
異

于山圓智寺有磚塔歲久將傾因重建拆開內有  
舍利子數粒如雨花臺小石子瓦匣盛之又一  
銅觀音古錢斗許其金字經一卷見風卽化

嘉靖癸丑魍魎鎮一婦忽生鬚時縣差以事攝其  
夫不得從壁間窺之以爲男也遂攜至邑觀者  
如市

萬曆辛卯六月初四日西湖道院內小方池水忽  
作五色紋頃刻變幻至初八日方止觀者如堵  
杜韋者名娼也與范孝廉允謙一見語合情如膠  
漆孝廉故瘠弱病且淹淹矣伯中方公患之訟  
於官冀得杜絕孝廉囚服公庭言詞酸楚度不

能久畱乃偕之燕中未幾卒杜扶柩歸旦且渡江是夕沐浴衣孝廉所製衣凡孝廉所悅詞曲數闋一一向柩前歌之又將孝廉所作詩朗吟數首天將曙矣命酒致奠哀不自勝乃啟蓬牕躍入江中而死

嘉靖乙未西門外楊氏造小房築短墻於外忽照見松江城影宮室人畜市井貿易歷歷可見近地尤爲纖悉一時喧傳郡邑官長皆來視楊氏

懼以墨塗之或承紙其上復見究不知爲何故張家宅地方一婦爲五神所迷來時服飾甚麗必攜酒榼黃白之器盈案其婦侍酒常畱一老嫗作伴神云此嫗餒矣可與之食令此婦攜去嫗臥目見銀鍾內菓甚富第不能起食耳飲畢五神畱其一與婦同宿率以爲常

西門外染坊內一人與某妓情厚欲娶無貲時時對泣時西郊演神劇二人移舟往觀旋登馮氏

西臺泣不自己各解足統緊纏其身共躍急流而死

松俗婚禮必用花髻以紙爲之價之多者至二三金又新婦到門禮人斬蔗徐文貞云國初念小民不能備鳳冠命以紙代命既有金銀冠矣安用此爲至於新婦到門正要吉利乃將蔗一刀兩斷殊屬不祥故此二事文貞家獨不用倭據新場殺人無數一人被傷太重夜半方甦聞

人云此人合在清淨處者乃揆至家中不意明日倭復至此人急走過橋倭已對面遂跳入水倭用刀殺死乃知清淨處卽水也

彭魯溪袁與山社友也與山子太冲公年甫八歲常侍側自稱小相公彭因試對曰願爲小相太冲答云竊比老彭彭又令其背書見書腦裂碎云書腦經年葉落爲恁風霜太冲卽云燈心徹夜開花因何雨露彭大稱賞以女字之後翁壻

同登嘉靖甲辰進士

曹定菴家居有人到門大罵家人稟知公曰知他罵何人後呼名大罵家人稟曰今呼名矣公曰世豈無同名姓者閉戶可也不三日罵者竟死公語家人曰使前日一與較今日生多少口舌矣

倭亂後夜聞鬼泣雖衆喧鬧泣自若也第云倭子來矣便寂然

徐文貞甫一歲其父攜之任山路險峻昇夫失足文貞墜深谷中舉家痛哭幸依桂樹枝從容得不死衆抱起時文貞正熟睡也廿年相業豈無神護

徐裕湖偕陳效參數輩往海鹽塘看日出時方五更諸公列坐塘上仰見一龍從南來作黃金色首尾鱗甲纖悉可覩食頃始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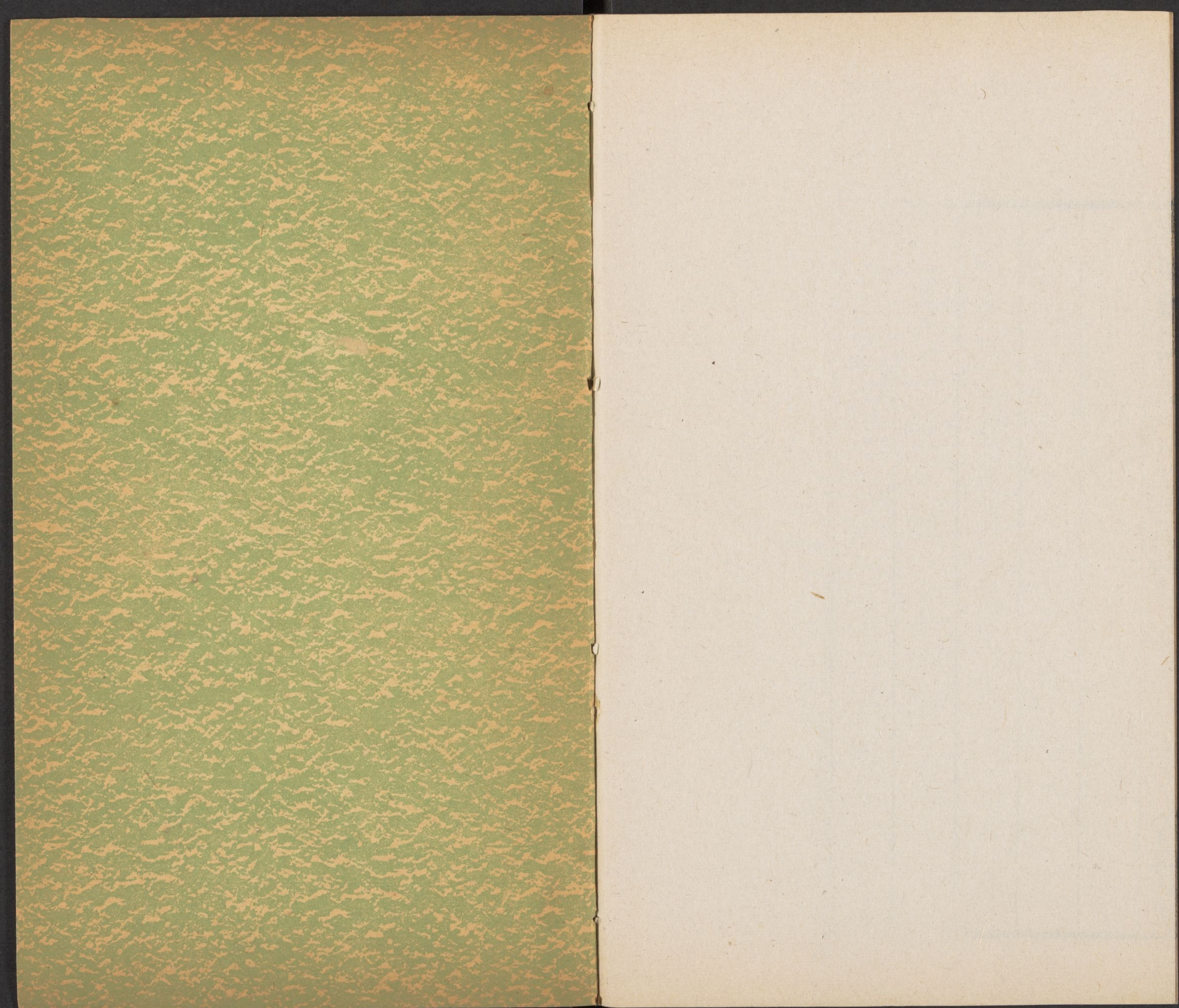
某姓遷葬其母歲久棺木已朽僅存枯骨一奴面

而嬉笑歸卽發狂云我赤身在此汝何得笑我  
叫號終夕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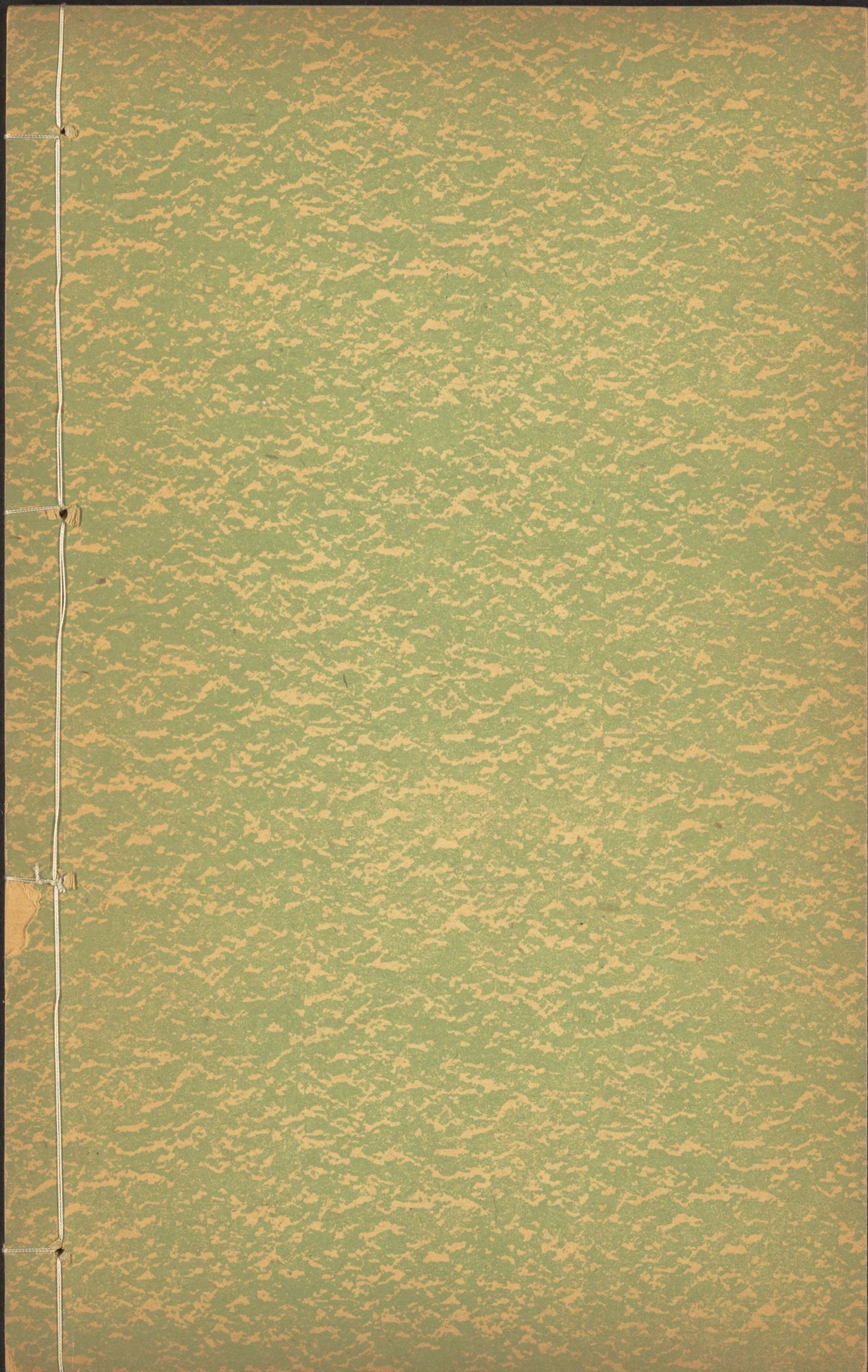
鄉間一大姓有子方週歲值熱天遍身疼痛啼哭  
不休延請諸醫束手無策王起雲後至云能以  
十金酬我一刻卽愈主人唯唯乃濃煎甘草湯  
浴兒未幾兒卽睡去半日方醒已不作痛矣王  
人大喜出銀酬之特問小兒何病王云此乳母  
抱令卽納涼爲刺毛所着耳故以甘草湯浴之

若豫說明君豈肯以十金酬我哉衆大笑而別  
朱同玄住莘庄鎮隆慶甲申被盜未幾盜就擒追  
出賊書一封乃糾同夥者云適有好酒一缸無  
人喫得願借快馬二十匹前往莘庄嘗之  
顧豫齋生時其父夢尼父攜一童昇之覺而生公  
左足拇有一玉麟頭宛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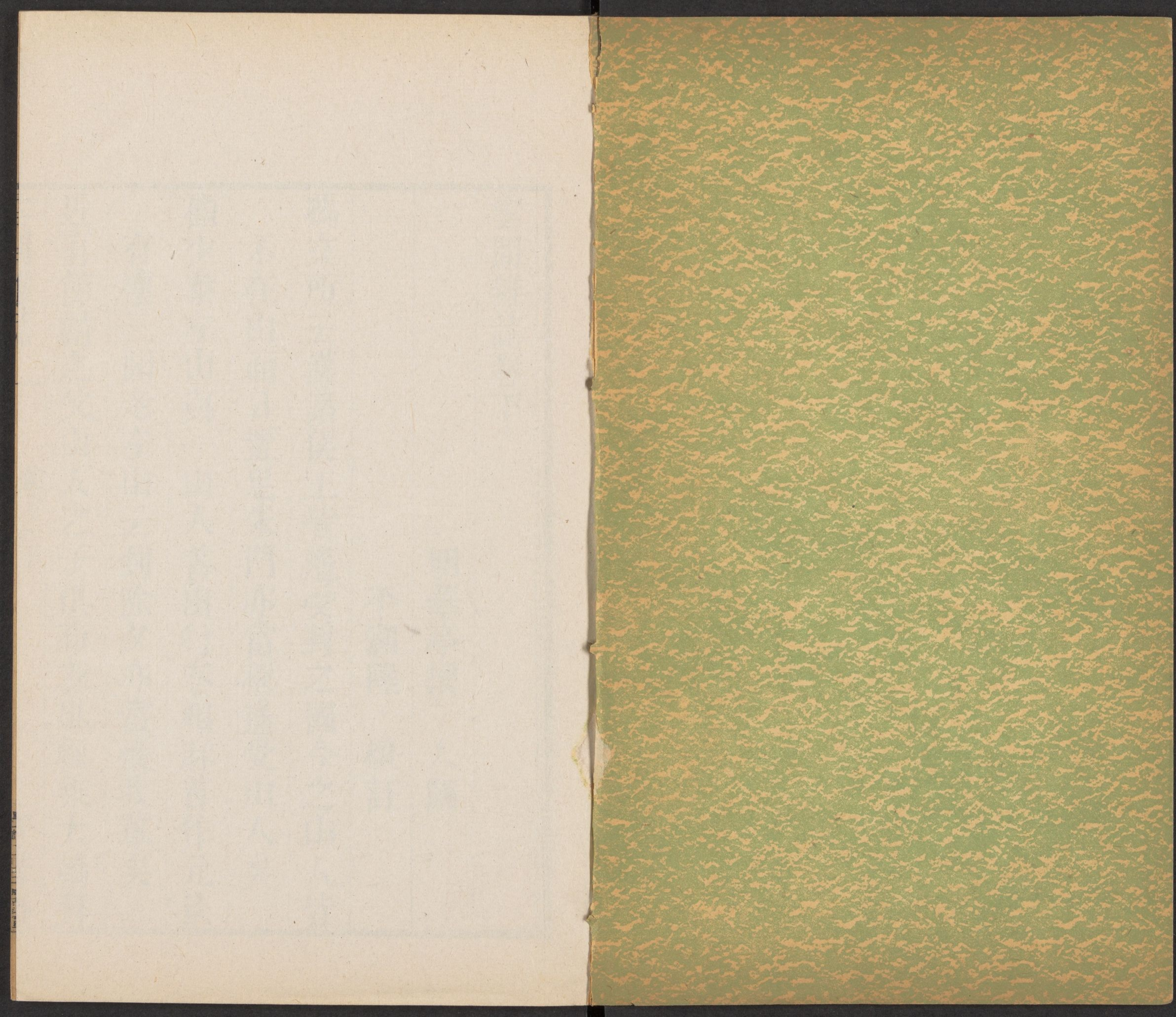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FEB 1 1982

12

T CHL 9100/4216

111



雲間雜誌卷下

明華亭撰 人闕

平湖陸 烜訂



馮文所云漢諸侯王皆遙受封之國今之山人皆不在山而日置足朱門亦當稱遙受山人矣顧少叅左山與一山人善出行卷相眎首作元旦有懷三閣老左山云到除夕亦當懷我輩矣近有節婦之父山人之子俱布衣也輒乘大轎拜

客衣冠僕從甚都人稱爲節婦封君山人公子  
上海寶山地方嘉靖癸丑民家畜一雞鼓翼長鳴  
作人言曰燒香看和尚一事兩勾當後倭夷進  
香陽山風便焚掠累歲卒破縣治

隆慶辛未冬海上來一巨魚長十餘丈濱海人競  
割其肉售之其肉煮之難熟且如敗絮不可食  
曹定菴爲黔中分巡所過必有題咏書壁間比反  
則屬和殆盡詞翰俱佳訪知從行指揮某所作

後某犯罪當落職曹特釋之及歸某持千金爲  
報公却之曰吾惜汝才耳豈有私耶

信史載萬曆辛丑八月上海長橋南有流丐叅數  
猴日假扮戲爲生夜則縱入人家攘竊不意猴  
逸去鄉間婦女間被淫污一婦堅拒被猴裂乳  
而死自是各村夜篝燈擊柝以禦之後被獵人  
殺死乃安

萬曆丁未九月金山衛海塘隅一虎至傷三人衛

卒逐至浙界而返相傳嘉靖壬子有二虎浮海  
傷人正德己巳北山有虎食人俱真虎若成化  
甲辰村落訛傳有虎乃盜蒙虎皮竊豕者夜不  
辨遂爲虎耳

崇禎五年有虎踞於浦南沙岡後從漕涇被獲不  
甚傷人

神山舊名神鼉伏首引尾形肖鼉故名相傳是山  
歲出圓石以爲鼉卵後人鑿其首遂不復出山

之陽有道院顏曰神鼉仙館相傳爲呂洞賓所  
書篆宗垂露筆法古雅而中欸真神品也其跡  
爲太尊吳公黃洲取去今榜蓋臨本

縣南夏氏欲穿井術者謂門內外數尺間皆吉疑  
而卜之東門陳氏視兆訖曰異哉內外皆有井  
內井有寶玉氣浚時須慎之旣穿三尺許有石  
板其下乃鴛鴦井門內者有古罈器數百枚惜  
多爲淘井者所碎

馮南江論劾方公獻夫罪死其子勅齋年十四日  
哭長安街攀貴人輿訴之偶方公過勅齋亦攀  
輿泣訴方曰汝父今何在勅齋曰朝廷欲殺一  
諫臣而宰相不知尙謂國有人乎方默然  
馮南江爲南侍御巡視上江會世廟遣內相設醮  
齊雲巖南江亦徃行香拜畢內相以長柄香爐  
付之南江南江曰此守土官事也我出使官不  
同遂不受衆服南江一時權變之妙

永樂中吾郡大水朝廷命通政趙居任治水嘗登  
超果寺橋令居民插茭蘆水田中日望青亦可  
也民不悟從之後皆據以起稅時有白水徵糧  
趙通政之謠

又萬曆十五年三十六年靈兩連旬一望皆成巨  
浸止蒙折糧得免加耗而正項白銀徵七緩三  
明後年一切追納小民何堪之

勝朝水蕩畝徵六十文以實計之爲錢三四文而

已成化三年撫臣邢宥括得業蕩畝稅米三升  
猶以爲重弘治末加至五升三合六勺嘉靖間  
則六升有奇至萬曆間增至一斗矣

章鹿苑居超果寺東隅舊爲文學王君居王之子  
偶出爲崇所憑自云山東某縣學增廣生倭亂  
時來松訪舊爲亂兵所殺游魂無所歸因嗚咽  
口占曰霜凝畫角鼓聲沉血滿刀頭怨氣侵魯  
地別來吳地死從教漂泊到如今其意欲王申

文城隍廟轉牒山東一路無碍王如其言爲祭  
遣鬼將就道復口占謝曰銅雀空臺歌管稀孤  
魂漂泊久無依從今試上東山望目斷雲間一  
雁飛因出門仆地而醒越一日復作嚙語王問  
鬼何故復還云感君提拔無可報德此居定得  
聯捷勿爲他姓得之王貧甚竟售之鹿苑甫遷  
入萬曆乙酉丙戌聯捷

萬曆庚戌徐金吾維岳入都將小船載米入官舫



道經洙涇萬安橋水最急處也舟覆二僕溺死  
撈屍不得明日得一屍乃女人無頭者二僕竟  
不得相傳橋下有物如鰲頭見則覆舟殞命不  
可不知

萬曆己酉六月上海徽商家烹一鰲內有胎胎中  
一小兒長二寸眉目畢具時顧無懷在潘同江  
家同江則徽商之居停主人也無懷親往觀之  
衛玄洲家莘庄偶栽花掘土見一石皮下有豈色

甌甌中無他物止有一磁碟在內甌口甚小不  
知此碟何以能入後甌已碎其碟伊子涵谷猶  
藏之

衛橋樂作壽藏於莘庄開土得一古錢繡蝕不辨  
年號下有水湧出急將土掩愈掩愈湧無可爲  
計乃仍將錢置故處其水立止遂成壙後作昭  
穆穴亦有錢大者如酒杯但無水耳

萬曆戊子大旱郡西南李塔滙塔頂仰盤有一物

盤旋其間狀如猴數日方去人疑爲旱魃云  
沈東林云南鄉一家以耕種爲生有大樹一株遠  
在數百武之外樹影落其釜中歷歷可見一日  
送酒之田飲畢將壺掛樹枝竟忘攜歸則見釜  
中樹影宛然錫壺在也

龔方川嘗臥至夜分倏然而起持燈坐中堂歷喚  
家人分處某事某事畢則仍就寢旦日問之毫  
不知也每歲必有四五次家人習熟殊不爲異

我松郡城園囿之勝以顧氏東園北園爲冠東名  
熙園大可百畝中有水一派汪洋浩淼樓閣環  
之真酷似仙山樓閣者而羅漢堂梅花東廊數  
百步尤茲園最勝也第東脩則西壞令子孫難  
守耳北名濯錦廣不及熙園之半頗有山林之  
致顧君實復建一堂可坐百客堂成未幾君實  
棄世後遭鼎革二園皆爲藜莽

蔡公龍陽從筮仕司理至開府粵西歷宦三十餘

年始一歸省食淡衣素無異寒儒後陞南少司馬歸見市上有賣鯧魚者偶向僕言之其子烹之以進公大怒曰此時魚價必高窮口腹若此非與我共守家業者也棄不食夫儉美德也然以少司馬之貴食一魚何過哉况甘旨之奉何忍棄之

徐氏有富僕某無子病草邀其主仰齋至臥室囑以後事仰齋見其帷幃以貂皮爲之又見一五

彩服驚視之乃中衣也而以蟒龍裁製仰齋不悅而出

倭夷入寇巡檢宋敖等三員統兵出戰俱歿於陣停喪嶽廟按臺周公觀所哭之慟曰汝三人得死所矣不知吾輩若何耳此善於激勵人心者樗齋漫錄云雲間酒淡有作行香子詞嘲之其詞曰浙右華亭物價廉平三道會買箇三升打開餅後滑辣先馨教君霎時飲霎時醉霎時醒聽

得淵明說與劉伶這一餅約重三觔君還不信  
把秤來秤有一觔酒一觔水一觔餅此詞譏淡  
酒最工但不知何年何人所作起語浙右華亭  
豈尙屬嘉興路耶

倭夷焚燬西郊房屋無算寇平王者重建其瓦礫  
悉棄之跨塘橋外水中倏忽成堆於是馮侍御  
南江因而填土衛以巨石宛然一洲矣乃建寺  
觀樓臺於上傍創忠貞祠祀泰伯文王周公夷

齊畱侯武侯狄梁公文文山凡人命曰迴瀾  
臺夏日遊人多登之

我朝草書以張東海爲最蓋其操縱闔闢無不如  
意且姿態橫發不襲前人畦畛疑顛素以後優  
入妙品世所謂糾蚓驚蛇未足喻也時求書者  
塞戶遠夷求慕至以十金購書一紙百餘年來  
真跡蓋寥寥矣其玄孫太史君一公重價搜訪  
亦不易得

張東海守南安日布政某將入覲緘紙一篋索公  
草書爲京中人事公笑曰此欲以草書役我也  
止書四紙以塞其請餘紙悉封還

南門外某姓一妬婦知婢懷妊日夜痛毆旣娩身  
逼令棄兒於水婢不得已將兒繫之木板以釵  
一股置兒衣間冀得收養適一婦持木槌浣衣  
溪上見而收之方用手援兒椎忽墮水流至妬  
婦門爲其婢所得懸之壁間不兩月盜入其家

卽將木椎椎殺妒婦其夫方知兒之溺死也後  
六年拾兒之父偶至婢所見木椎認爲已物婢  
問失椎之由云爲撈兒滾入波心復問兒衣間  
有何物曰有一釵今尙在婢卽日索釵視之果  
前物也重酬其乳食之費攜其子歸張友蓮作  
木椎記

閩太守月川公蔬食布衣蕭然如貧士僚屬鄉紳  
有所餽遺通不受偶司憲范公岫雲語闔曰晚

生有菓一小盒欲獻太夫人不敢輕致闕曰試取來果一小盒內潭笋二莖衢橘四頭風菱二十枚山藥二株闕忻然曰尙欲稟之老母時太夫人年已九十三歲傳言俱受謝別旦日貳守知之乃備菜菓十二盒送進闕公不勝憤詈帖亦不受

衛庠向無科第有之自曹雲閣始

董思白乃尊名漢儒少爲諸生已故萬曆己丑思

白會試夢與乃尊同榜自以爲不得中矣揭曉思白中第二名董誼菴名漢儒同年進士

董公懌守綿州日見藏金甚多不顧亟以土掩之一僕取其二錠公曰此銀必不可動動則十指俱壞蓋恐嚇之非真有所見也其僕至家十指果墮盡

沈東林於華亭縣治西中亭橋見一物猪頭狗身觀者肩摩

嘉靖戊午董幼海論劾分宜之子已而吳公悞齋  
張公鶴樓相繼論奏董既與徐文貞至戚而吳  
張又文貞癸丑會試所舉士嚴疑文貞陰主之  
嗾典獄者置三人死律脇引文貞三人被訛慘  
毒絕而復甦終持初志不變

小崑山陳氏者負人三十千不能償爲主人所逼  
欲鬻其婦不能自決夫婦相持而泣有客過之  
問知其故憮然曰所負多雖鬻汝婦烏能償也

我不忍見汝夫婦生別陳大喜謂客悅其妻呼  
出令拜客客曰無用此爲贈以三十千拂衣登  
舟不告姓氏而去

錢鶴灘家居有客言江都某妓動人公卽整裝而  
行適巡鹺使者公門人也珍重邀公公辭隨訪  
妓知已嫁鹽商矣乃往謁商商亦答拜邀酌公  
具道遠來之意祈一見妓耳商許之出妓把酒  
酒酣妓出白綾幌請畱新句公遂書一絕淡羅

衫子淡羅裙淡掃蛾眉淡點唇可惜一身都是  
淡如何嫁了賣鹽人仰天大笑而出旦日竟歸  
巖使蹤跡之已去遠矣

顧挹江文僖公之孫也善鼓琴每夜有一狸竊聽  
惟之乃杖劍逐狸入大穴中掘得一琴古色蒼  
潤聲亦清越遂名爲狐狸琴見琴雅

有一學究設館鄉曲輒稱錢鶴灘我門生也主人  
以此甚敬之忽一日錢訪主人學究大窘乃往

舟中謁錢長跪請罪錢云有何不可頃之登岸  
卽稱業師執弟子禮竟日後學究入城謁謝錢  
錢因語之曰嗣後慎勿復爾前輩長厚如此

楊玉山者松之富商也成化間以稅事至南都遇  
妓張小三者稚齒雅容不肯就門戶楊一見語  
合遂捐數十金成婚躡月楊欲歸張願隨之楊  
以婦妒堅辭然歲必三四至京畱連旬月所贈  
遺已千萬計二十餘年楊田產一空婚嫁無策



怏怏失明張聞之直造楊氏之廬拜主母捧楊首大慟乃悉出向所贈金珠具粧嫁其二女并爲二子納室畱侍湯藥一年楊死復脫簪珥殯之守其柩不去旣免喪其父母強之不歸訟之禮曹移牒逮之急不得已泣別其靈而去至家不面一男子考終於舊院

諸午泉得一峰石高二丈儼若人形撲頭大袖名爲待漏石從漕涇楊氏重價得來左肩有九天

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二句非刻非寫每至天欲雨氣蒸石潤十四字隱隱可讀殊不可曉

徐文貞公識見超卓言詞敏捷嘉靖乙丑會試中庸題人道敏政一節孟子題詩云天生蒸民一節世廟問文貞蒲蘆何物彝何義文貞奏云彝是有恆之義蒲蘆乃長生之物上悅又聞嘉靖乙卯順天鄉試首題仁以爲已任二句次必得

其名二句司禮巨瑞見首題之下有死字持主考甚急宣言於朝曰仁以爲已任不亦重乎之下不知是何語文貞應曰就是必得其名必得其壽了巨瑞默然

青浦北地名孔宅誌稱孔聖三十四代孫楨事隋爲蘇州刺史僑寓於此遂居焉地有梁紇廟孔子廟顏淵井宰我墩咏歸橋瞻在軒及先聖衣冠墓年遠廟像剝落墓址傾頽萬曆乙巳秋陸

伯生倡義脩復煥然一新伯生歷舉其靈異云嘉靖間里人掘聖墓聞其中隱隱作雷聲懼而退又聖像側有顏曾二像島夷犯境毀曾像俄一人帶兩纓者與戰良久寇遁去人疑子路之靈故塑像以配又孔墓向屬雷氏完糧雷貧乃負聖像至郡哀訴賈侯新其像送歸免稅是年麥秀兩岐又萬曆某年土人伐廟樹口鼻流血乃止又殿傍老樹鶴巢其上殿瓦悉污一夕風

雨拔樹鶴皆擊死而片瓦不動又脩殿完有七十老人緣梯繪棟失足墮竟不死真有神護

徐文貞督學浙中有一生結題內用顏苦孔之卓語公批杜撰後散卷生稟曰此語出楊子法言公曰本道科第早未曾讀書遂揖生云承教衆情大服

萬曆二十二年八月有人和平湖帶一黃色牝雞至郡西門外三足後有兩竅各自生卵衆共見

之

徐文貞公居首揆時偶有一事觸聖怒命逮下獄禍且叵測會地震立免此松人所罕知者

張少塘之室抱病卜當賽神計費銀三兩少塘唯唯至祭日乃如數將銀分作十封召親友之貧者贈之曰我知破財爲福而已其室旋愈

郡東門外蟠龍塘普門寺側一無王古墓爲里人張雕盜發有誌石乃宋時錢叅政良仁妹諱惠

淨封孺人生一男五女破棺無穢氣顏色如生  
口脂面澤若初傳者冠服亦不朽腐得金銀首  
飾器皿甚多至脫其繡履相玩弄人以為異  
司獄司前日河橋上橫架一石即橋闌也長如其  
橋戲輕搔石端彼一端即聞其聲向來為人所  
搔石上遂成一坎

徐長谷郡中賢者夏日送客出門云科頭跣足幸  
勿罪一人竊聞之以為送客宜有此言一日衣

冠送客亦云科頭跣足幸勿罪客笑曰君誤矣  
此人正色曰徐長谷豈有誤

吳友以蚊比妓詠蚊一闕寄黃鶯兒錄之名賤且  
身輕遇炎涼起愛憎尖尖小口如鋒及叮能痛  
人叮能癢人嬌聲夜擺迷魂陣好無情偷精吮  
血猶自假猩猩

唐橋富氏其先一老媪家藏一寶物有四老人備  
禮造訪求觀其寶媪治具畱四人午飯以瓦壺

盛酒四人飲至醉復請曰寶可得觀乎媪曰寶在目前卽瓦壺也不火而酒自温愈飲而酒不竭一老醉甚把玩間失手墮地而碎因老跼蹐殊甚媪笑曰凡物成毀有數何必介意賢哉媪也

華亭之鶴多稱下沙蓋自海外飛集其地非下沙產也高大異常嘗聞鶴性飛集此地常數月不易其處故羅者每踵蹟得之

倭亂時一公差差往廣東調兵路忽遇虎負往一大樹下抓土覆之徑去公差俟其去遠急緣樹杪避之少頃引一巨獸至背濶方平頭似虎而巨若以此人作供狀不料已去獸遽怒搏虎食之而去

萬曆己丑春海洋中浮出一艦長三十六丈艙如之檣半之濶八丈鎖鑰以金銀頭艙髑髏無數謂是昔年塞老鸛嘴者不知是否

萬曆丁丑冬澱湖傍忽湧冰山約高數丈長二里許峰巒洞壑無所不有月餘融釋四方來觀者無虛日特以堅滑不可登耳先是湖中冰堅不通舟楫一夕傍湖居民聞萬馬之聲從牖中窺之見燈火千餘及明乃見冰山始知神所爲也萬曆三年夏五月晦大風海濤山立怒號而西注敗塘於滌闕六百五十丈又敗塘於白沙二百丈漂沒廬舍百十區民死者數百人潮乘其缺

日再入流溢派分徧及四境而潮味鹹所過未麥荳蔬立稿適歲旱民不能灌溉賴楊父母臚山公冒暑循海行二百里具得其狀以白兩臺監司各捐贖金千餘兩擇吏董厥工凡數月塘成長八百五十丈高厚各一丈五尺趾加厚二丈民甚賴之

隆慶三年丈田均糧僉憲九石鄭公郡守洪溪衷公謂泖塔在湖心滄沒不常遂得免科給帖存

照萬曆元年復建青浦泖以西俱屬焉獨泖塔  
基因不起科仍隸華亭

七寶鎮寺西有羅漢松一株大可四圍中空有冬  
青木寄生其大且如斗矣萬曆二十年有一巫  
妄稱五神棲止樹上潛置火樹中以愚遠近日  
此神燈也越三日不意火大發千年之木遂成  
煨燼豈不可恨

武弁張赤虬出海爲風所飄見一大石門卽避風

其中有山有田鶴高丈許聞無人煙張登山見  
蘭花盛開摘之則縮入地隨采其葉斷處流血  
且有腥氣

孫雪居製一舟名雪蓬制作古雅可坐十人雪居  
捐館此舟屬之陸咸齋未幾咸齋卒有吳興筆  
賈茅姓素縱肆謀得其舟往來吳越居然士夫  
至癸丑夏茅入舟忽見孫陸二公共坐舟中大  
駭隨得心疾狂呼奔逸其父用鐵索錮之此雪

蓬爲之祟也

相傳袁海叟避禍歸伴狂自辱令家人以糖拌米  
潛置籬落間公匍匐食之上命公爲本府教授  
使者見其取食不潔遂奏爲真病得免

徐師菴宅將燬之前月餘凡空房邃至及櫥篋廩  
庾之內無處無火煙從隙中出啟之火燄燄也  
至燬之夕如數十人從內喧嚷而出廣廈百間  
頃刻燬燼

錢涇橋北有二尼姓方者禁足袁姓者迎賓各宅  
眷爭先布施數月後一隣人夜聞關房內笑語  
聲旦視之扇戶如故乃從隙中窺見佛座下一  
穴正通關房袁夜分而入未明而出乃密報里  
排地隣共驗袁者爲尼方者乃僧也於是逐去  
有方和尚盜圓尼姑之謠

都公譚纂云松江上海縣十字廟前有農家誦經  
颺旛偶有行者暑倦置牛皮於旛下忽陰雲四



合霹靂擊碎旛竿牛皮不知所向但見農家屋上竹丁萬計皆長三尺許人皆異之

郁華谷徐文貞姻家也郁貢期尙遠文貞特懇宗師周公觀所令其超貢周恐衆心不服乃集諸生諭之曰天子至尊設相公引薦一人則用之乎衆曰然宗師又曰天子尙然何況本院今存翁老師特薦郁子超貢本院不得不從諸生謂何衆唯唯郁遂膺薦

孫毅齋之兄守齋少穎悟十一歲竊從家人往觀競渡比歸其父雪岑公欲責之諭曰汝能作一詩當貸汝守齋應聲曰虎艾懸門日龍舟競渡時屈原遺恨在千載沅蘭思可謂敏捷

嘉靖壬子春徐長谷同一二友人步郡治前見賣鬻魚者徐問曰吾松向無此物汝從何處得來對曰網之黃浦中徐歎曰介胄之物忽至兵兆可憂也同行者迂其言來年癸丑倭亂

阿紅者姓王京師人父故遭水災其母偕其子王應龍及紅就食長女之嫁於徽者附漕艘而下時紅年十三妍麗無比中途有嘉湖樂戶徐姓一見紅慕其色欲以重價居之母兄不應也乃謀之士人土人曰誠捐五十金保爲君致之徐應曰諾第須送過大江耳土人亦應曰諾乃覓輕舸艤漕艘旁夜鑿漕艘水大入王媪睡夢間令應龍收拾行囊身以被裹紅置舷上時滿船

驚擾土人遂攜紅入輕舸挂帆而南果至京口付徐酬亦如約徐攜歸嘉禾教以清歌歲餘載至蘇常二郡所入千金矣最後至吾松朱家角大爲角中諸院所珍重而紅母兄之在長女家者念紅不置遂於吳下徧訪不得乃以萬曆辛亥六月過松至莊家行遇紅時紅已年十七且悲且喜徐無可爲計詭曰當合作一家耳未幾計令應龍市肉屠者毆之令人報其母母急赴

子難而徐放舟如脫兔矣紅號泣三日夜不休  
徐惡之乃以木錐錐其兩脛遂不能行寸步仍  
泊舟朱家角僻處後應龍母子緝知奔告青浦  
捕衙俱逮至邑中有陸老虎者爲徐畫策擁應  
龍至一蕭寺中逼寫鬻妹身契僧頗憫之決北  
牖令應龍疾走途遇蕪湖染工數輩備述其故  
中一人曰邑中無正官錢神爲政子寃何從白  
耶何不走郡中訴之應龍曰善如赤手何此人

乃倒橐與衣得一金界之間道同至郡具訴二  
守陽華朱公訪實斷紅還其兄斃徐於獄而陸  
老虎諸人俱置之法醫者姜姓受賄妄言紅係  
流火并撻之闔郡無不頌朱公神明也

乾隆戊子十月余方卧病浹旬忽見吳興賈人  
携示雪間雜誌一冊亟取披覽則其中所載如  
儒私始末及五神迷崇事甚詳他若方正學及  
浚青浦孔宅等皆非瑣瑣載記者又所載國初

互一高士自號全翁即烜遷平湖始祖先人有  
 碩渚嘉言為之雲初允宜亟表爰付剞劂而後  
 識於後云晉山蒙陸烜

雲間雜誌卷下終

雲南山川志

明成都楊慎撰

平湖陸烜訂

玉案山

玉案山在雲南府城西二十五里一名列和蒙山  
 秀麗多泉石石有碁盤山北平坡中有三泉如盆  
 池郡人春日遊賞於此山中有玉案蘭若

金馬山

金馬山在東二十五里西到碧雞山中隔滇池山不甚高而綿亘西南數十里上有長亭下有金馬關

碧雞山

碧雞山在西南三十里東瞰滇澤蒼崖萬丈綠水千尋月印澄波雲橫絕頂雲南一佳景也漢宣帝時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雞可祭祀而致遣王褒往祀至蜀而卒顏師古謂金形如雞碧形如馬未

知果否

太華山

太華山在碧雞西北

欸霧山

欸霧山在嵩盟州東四十里世傳蒙世隆征烏蒙得四女歸至此山四女遙望故鄉俯仰歎息忽山巔霧結三峰巒謂三爲欸霧爲雲其山嶺翠獨峻登眺則雲南悉在目中又名峻葱山

滇池

滇池在府城南一名昆明池一名滇南澤周廣五百餘里合龍盤江黃龍溪諸水滙爲此池中產衣鉢蓮花盤千葉葉分三色下流爲螳螂川中有大小臥納二山史記滇水源廣末狹有似倒流故曰滇漢武帝欲伐滇國於長安西南穿昆明池象之以習水戰

瀑布泉

瀑布泉在府城西二十里寶珠寺後崖高十餘丈泉自上注下噴珠濺沫清澈可愛

點蒼山

點蒼山在大理府城西高千餘仞有峰十九蒼翠如玉盤亘三百餘里山頂有高河泉深不可測又有瀑布諸泉流注爲錦浪等十八州蒙氏封爲中嶽

鳳羽山

鳳羽山在浪穹縣西南三十里舊名羅浮山相傳  
蒙氏細奴邏興時有鳳翔於此故名鳳羽後鳳死  
每歲冬衆鳥哀吊其上故又名鳥吊至今土人於  
鳥來時舉火取之鳥見火輒赴火自死

### 九曲山

九曲山在洱河東百餘里峰岳攢簇狀如蓮花九  
盤而上又名九重岩上有石洞人莫能通

### 西洱海

西洱海在府城東古葉榆河也一名洱海又名西  
洱河源自鄧川合點蒼山之十八川而匯於此形  
如人耳周三百餘里中有羅筌濃禾赤厓三島及  
四洲九曲之勝下流合於漾備江濃禾島形如几  
案故又名玉案山

### 判丈山

判丈山在臨安府城南二十里高千餘仞中有三  
峰削出如筆架昔大理段思平外舅釁判居其上

因名有祠在焉

碧玉峰

碧玉峰在寧州北五十里巖石磷磷下瞰撫仙湖  
波光涵浸如碧玉上有碧玉神祠傍有石如懸鐘  
又名石鍾巖

玉壁山

玉壁山在定遠縣東六十里高可千仞望之色如  
玉壁其東有鳳羽山南有易者山北有絕頂峰皆

丹崖壁立高出羣山之表

雪山

雪山在麗江府西北二十餘里一名玉龍山條岡  
百里歸巍十峰上插雲漢下臨麗水山顛積雪經  
春不消巖崖澗谷清泉飛流蒙氏異牟尋封爲北  
嶽

九隆山

九隆山在司城南七里山有九嶺又名九坡嶺沙



河源出於此相傳昔有一婦名沙壺浣絮水中見沉木有感因孕產九男後沉木化爲龍衆子驚走惟季子背龍而坐龍因舐其背蠻語謂背爲九謂坐爲隆故名九隆長而黠遂堆爲會長山下又有一夫婦生九女九隆兄弟娶之種類遂蕃皆刻畫其身象龍文於衣皆着尾世居此山之下諸葛亮南征時鑿斷山脉以泄其氣有跡存焉

### 哀牢山

哀牢山在司城東二十里本名安樂夷語訛爲哀牢絕頂有一石如人坐懷中有二穴名天井土人於春首視水之盈涸以下歲之豐凶至者見水溢以爲吉兆穴下相通取左穴水則右穴水涸取右亦然又山下有一石狀如鼻二泉出焉一溫一涼號爲玉泉故又名玉泉山

### 博兩山

博兩山在永平縣西南四十里一名金浪顛山一

名丁當丁山極爲險隘乃蒲蠻出沒之所

### 瀾滄江

瀾滄江經司城東北八十五里羅岷山下漢明帝兵開博南行者愁怨作歌漢德廣開不賓度博南越瀾津渡瀾滄爲他人渡舊處以竹索爲橋後廢本朝洪武末鎮撫華岳鑄三鐵柱於岸岸以維舟

### 方丈山

方丈山在鶴慶府城南一百里巍然峻拔山半有

洞中有池深不可測水滴岩下如方響音昔蒙氏羅閣鳳琢觀音像於壁故又名觀音山南詔名山凡十七此其一也

### 蒙樂山

蒙樂山在景東府北九十里一名無量山高不可躋連亘三百餘里中有石洞深不可測一峰特出狀若崆峒蒙氏封爲南岳其南有泉爲通華河其北有泉爲清水河俱東入於大河

烏蒙山

烏蒙山在祿勸州東北三百里一名絳雲露山北臨金沙江山有十二峰聳秀爲一州諸山之冠八九月間常有雪其頂有烏龍泉下流爲烏龍河蒙氏封此山爲東岳

高黎共山

高黎共山在司城東北一百二十里一名崑崙岡夷語訛爲高良公山極高峻介騰衝潞江之間冬

月潞江無霜其山頂霜雪極爲嚴沍蒙氏封爲西岳其頂有分水泉極清冽行者咸掬飲之

臥獅山

臥獅山在法寶山之南五里以形名高百丈餘袤二里其山俗名臥獅窩其下有洞口芭蕉廣二尋高稱之入深百五十步其中石乳燦爛有如蓮如鐘如傘之異故又名石花

雲巖山

雲巖山在城北二十五里高二百丈餘盤爲三里許襍木陰森巖石深百步中有石橫臥於下長丈餘好事者鑿而爲佛建寺以覆之扁曰雲岩臥佛其左有洞洞門高三尺深十丈餘寺外築臺建門臺下有池東望沅瀟足爲佳麗

羅岷

羅岷在城北八十里卽蘭滄江西岸高千丈餘延袤四十里舊傳蒙氏時有僧自天竺一來者名羅岷

常作戲舞山石亦隨而舞後沒於此後人爲之立祠祀之岩下時墜飛石過者驚趨俗謂之催行石按飛石本岩上野獸拋躡而下相傳有人於將曉時見石自江中飛上霧中甚多羅岷之南爲險山勢極峻絕邇年循鳥道闢仄路以通往來行人便之

易羅池

易羅池在龍泉門外瞰九隆山麓泉由地噴者九

竇滾滾沸出不舍晝夜郡人神之因名曰九龍池  
周遭甃以磚石內有荷花夏月盛開西岸有二亭  
其一舊名觀瀾御史陰汝登重建題曰龍池春曉  
其一跨沸泉之上舊名借樂副使郭春震重建題  
曰九龍清泓泉石澄清游人絡繹足爲一方形勝  
竹外蒼光生其若書多在滇南七言是  
雙鷺簪花帶妓扶輿時遊一處所志陸頌跋

雲南山川志終

